

# 戰訊

第一期  
一九七五年七月  
○每份五角○



——他們已經有屋住喇！為甚麼還諸多要求？



# TROOPS OUT OF Hongkong!

## 駐港英軍 必須滾出香港!



根據一九七四年九月份物價計算，目前本港駐軍每年需費五億五千萬元至六億元之間！隨着物價的上漲，這筆費用，自然要超過六億元。六億巨款到底由誰負擔呢？

先看過去的情形。一九七一年時，港英估計在五年內軍費總數是三億二千五百萬港元，香港負擔一億元。實際上，由於軍費的增加，香港究竟只是負擔一億元，就不得而知了。但消息傳來，英國政府似乎想迫香港負擔更多的軍費。就算是一億元，每年也足以興建八間荔枝角醫院！港英這筆慷慨承擔，當然就是從壓迫人民的血汗得來！安置區居民無水、無電、學生無職、新區加租，就是維持英軍的代價。

可是，英軍駐港，究竟作用何在？彭英武左一句「在世界擔任重要任務」，右一句「協助處理「難民」」，但畢竟自己也覺得難於自圓其說，六億元之巨，工作之微，難令人信服，所以不得不露出馬脚，招供最重要便是「協助警察，平定香港內亂」！彭英武自己是這樣說：「軍隊可以，同時也準備協助警察，維持內部安靖——這是駐軍於此的最重要因素。」（「英文虎報」五月廿八日）

「維持內部安靖」，是統治者官面堂皇的話。實際的意義是：維持富人對窮人的剝削，維持港英的壓迫剝削，當勞動人民團結起來，為反抗剝削壓迫而鬥爭時，不惜以武力鎮壓，不惜以屠殺來支撐殖民統治！

這是過慮的揣測嗎？不！六七年工人進行抗暴鬥爭時，英軍不正是如臨大敵，大力協助警察武力鎮壓先進的工人羣眾嗎？

本來，就英國本土形勢而言，既然失業激增，政府開支捉襟見肘，本該是撤回駐港英軍。可是，正由於英帝國主義已是四面楚歌，窮途末路，就更要加強對香港人民的剝削，也就更須要維持軍隊，保證「吸血」政策的持續。

所以，對英國而言，駐港英軍所耗的軍費，是建築在英國無產階級的貧窮痛苦上，是英國無產階級必定反對的。

在香港，駐軍既是目前廣大勞動人民的沉重負擔，也是將來工人運動的武裝死敵，是根本與香港人民對立，是廣大香港人民的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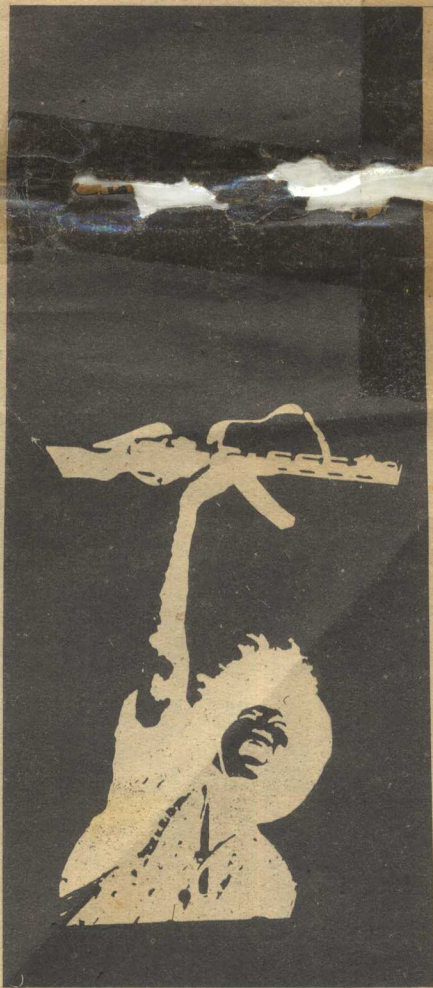
所以，在這裏，我們呼籲英國工人階級，密切注意駐港英軍的問題；我們更呼籲，英國一切工人組織，革命團體，為撤回駐港英軍而發動鬥爭。

在香港，我們呼籲所有工人羣眾，學生羣眾，堅持由香港人民承擔任何軍費，反對駐軍的立場。我們更呼籲，在工人階級中最具代表性的「工聯會」，率先發動反對駐港英軍的鬥爭！

（本文英譯，已寄英國各革命進步工人刊物發表。）

在港英喊窮，醫療、教育、房屋、社會福利各方面開支相對削減中，港英却毫不吝嗇化錢在駐港英軍的身上。

駐港英軍三軍司令彭英武也不得不承認，「



## 預祝第二屆「亞洲青年大會」的成功!

第二屆「亞洲青年大會」，定於七月二日開始，在日本東京舉行。這是亞洲各國革命份子又一次共聚一堂，為革命而共同奮鬥的盛會。

第一屆亞洲青年大會，是在去年七月廿四至廿六日在東京召開。辦的團體是三個日本組織：「釋放崔氏兄弟委員會」（支持南韓政治犯的組織），「婦女新編輯委員會」和「越南印支支援委員會」。

在日本本土，參加第一屆大會的代表，來自範圍相當廣泛的羣眾運動，包括長期與日本政府進行英勇鬥爭的「三級農民協會」（該會代表會正式被邀請開會），益壯大的「部落解放運動」，韓國反林蔭樹鬥爭，不同的階級鬥爭派工會，反戰運動組織，反對軍國主義組織，反對染污團體等。

亞洲方面，有來自西亞激進學生運動代表，代表「南亞馬克思主義評論」的印度戰鬥份子，和我們「每日戰訊」的代表。菲律賓和泰國的代表，由於當地特殊情形，未能出席。同時列席的，還有法國和美國的革命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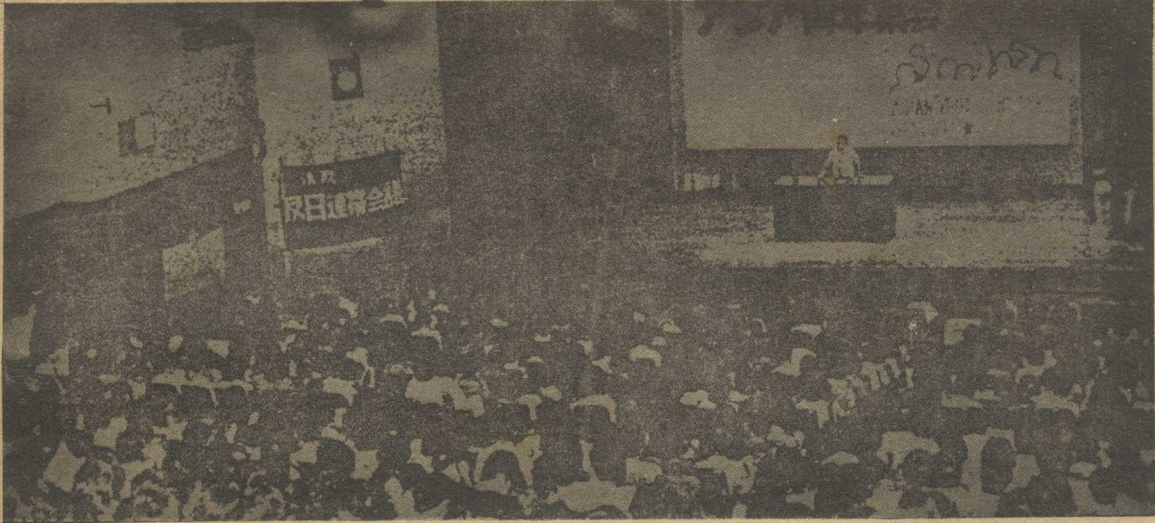
「亞洲青年大會」的出現，是有着深刻的客觀因素。美帝在亞洲政策的逐步破產，日本本國的經濟和政治危機，日爭的普遍湧現，而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對亞洲無產階級的支持，意味着日本的階級鬥爭及亞洲的階級鬥爭，勢必要取得進一步的聯繫和結合。「亞洲青年大會」的舉行，便是為了解決這個客觀的要求。

第一屆大會的主要內容，都集中在準備國際支持亞洲政治犯工作。事實上，在大會結束時，大會派了一個國際代表團，在日本的南韓大使館前示威，要求立即釋放政治犯。

可是，亞洲青年大會的目標並不止此，而是希望在亞洲範圍內，在日本本土上，建立各革命組織的共同行動，共同鬥爭。

在這個問題上，越南革命的勝利，實在是創造了對革命十分有利的形勢。亞洲各國的革命鬥爭，勢必會在印支革命的鼓舞下，更蓬勃地發展起來。所以，我們認為第二屆「亞洲青年大會」，是貫徹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起點，也是表現亞洲各國革命運動團結一致的歷史紀念碑。

在會議舉行前，我們謹預祝大會的成功。



## 中英友好萬歲?

亞廣

中國「團結第二世界」的外交政策，完全表現在維持香港現狀這一點上。殖民地地位依舊不變，並得到中國官方的默許而得到鞏固。殖民地主子，美帝國主義，華洋資本家無不稱頌香港仍是可供割削的天堂，但却是勞苦大眾的地獄！

「中英友好」是意味深長的，它所涉及範圍無所不包，最低限度，它保證了香港能維持長時期的殖民統治，反映了中國外交政策的矛盾。統治階級的上層在友好默許下，放肆的剝削，不斷的鎮壓勞苦大眾的正義鬥爭。

中國對香港政策的實施，正日益與掀起的羣眾鬥爭產生現實的矛盾，工聯會領導的「正確路線」並不能實際連系現實的階級鬥爭。當前，社會各階層因不滿而展開的鬥爭日有增多，羣眾的覺悟也相應的提升至六七年反英抗暴後的新水平，社會鬥爭中所包含的羣眾日漸寬廣，確是六七年後新的高漲。但是，包含香港整個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聯會，由「團結第二世界」中而得出的中英友好框子下，徹底地右傾機會主義，放棄工人階級目前反殖反資的鬥爭。社會危機不斷激化，工聯會越來越感到基層工人的壓力和不滿，迫不得已已在「合法基礎」上進行有限度改良的鬥爭。事實上，我們不難從工聯會領導下的鬥爭嗅出這股改良主義的味道，工聯會鬥爭的路線，不是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動員廣大羣眾，只是到勞工處交涉，見立法局議員等，都是和階級鬥爭路線背道而馳。因此，工聯會整個時期的路線只能是退却和萎縮的，而不是鬥爭的。

今天，我們十分明白，工聯會在反英抗暴的一輩先進工人羣眾中的基礎日益低落，影響日益低落，主因是路線問題。今天，越來越多人迷惑於工聯會提出的「學習理論，貫徹路線，抓好鬥爭，壯大力量」的真實性。因為，眾多工人盤算，工聯會的領導將一如既往，只在「合法基礎」上進行改良的鬥爭。

印支人民革命的勝利增添了今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重大鼓舞。可是，工聯會領導下的慶祝並不在於認真激動工人階級的鬥志，五一勞動節始終在中英友好下，變得死氣沉沉。工聯會顯然自覺的不願意在英女皇訪港前夕，舉行戰鬥性的慶祝，鼓舞工人階級的鬥爭精神，以免損害中英友好的關係。

英女皇訪港再度表明：中英友好關係得到雙方的保證和尊重。港英不惜費工本的使出這劑鎮定藥，大事叫嚷：

香港前途是安定的!

# 居住的鬥爭

周榮

「衣、食、住、行」是人生存在社會的必須條件，但生活在殖民統治的香港，生活在資本主義的香港，「衣、食」當然愈來愈貴，行當然是隨着交通的惡劣而費時失事，連住也成為貧苦勞動大眾的難題，只要我們看看事實，便可知，是誰要負起這個責任？

## (一) 樓宇是為誰而設的？

建築樓宇，當然是為了解決社會居住問題。相反地，社會的居住問題一旦尖銳起來，居住的要求一旦加劇，樓宇自然就應該更迅速地興建。但事實却不是這樣：

年份 建成樓宇總數  
一九七三 二二·七三三(單位)  
一九七四 一八·九四九  
一九七五 一三·六五〇(估計)  
一九七六 一二·三九〇(估計)

本表數字根據經濟導報第二十一期換言之，即是一九七三年開始，平均每年減少興建38%的樓宇，究竟是否居住問題已基本上解決了，以致再也不用建築更多的樓宇呢？不！相反地，對於貧苦大眾而言，居住的問題，愈來愈尖銳了！愈來愈成為威脅生存的大問題了！那麼，為甚麼不興建更多的樓宇呢？主要是因為，第一，決定建置更多樓宇與否的權，除了政府外，全部都是操在資本家、建築商的手中。第二，資本家決定多不多建設樓宇，關心的並不是社會的需求關係，而是建築樓宇的利潤。也就是說，基本上資本家是為利潤而興建樓宇的。

過去幾年來，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總衰退，通貨膨脹，購買力疲弱，工業和建築生產的利潤，也就顯着地下降了。建築業下降最明顯的現象，便是新建樓宇脫手不得，空置起來。單以一九七四年為例，在新建成的一八·九四九個單位中，到年底空置的有七·七八四個單位。利潤既低，甚至於脫不了手，對資本家來說，也就是無謂的，甚至於危險的投資，也就是市場接近飽和，所以便減少建築新樓宇。雖然，實際上社會需求的居住樓宇，其實是增加了！

目前，根據「星島日報」報導的市區的空間樓宇總數約為一萬五千單位，經濟導報的估計則為一萬零五百至一萬一千單位，就算以最保守的數字估計，假設每個單位平均面積是四百呎實用

面積，平均每人居住面積五十方呎的話（對窮人已是萬幸），那麼最低限度也可以解決近十萬人的居住問題！

可是，為甚麼樓宇寧願空置，也不願用來解決社會問題呢？又是利潤。資本家是以樓宇作為牟利工具，以租金來剝削窮人，窮人既然交不起租，那就只好「望樓興嘆」了！

居住問題的實質便在這裏——資本主義利用居住牟利，人為地製造了居住問題。在社會主義中，解決的方法是禁止任何人，任何階級以樓宇為私有財產，來對窮人進行剝削，來製造人為的居住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樓宇是社會的財產，是為解決社會需要而進行建築和分配的。目前慘受居住問題迫害（也就是慘受資本家迫害）的羣衆，認清人為屋荒的本質，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居住問題的徹底解決方法，是十分重要的事。

## (二) 沒有錢就沒有居住的權利！

可是，很多人會問：港英不是興建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政府樓宇嗎？一直以來，港英都自認在解決居住問題上，他們已取得「偉大」的成就。所以當他們的主子——英女皇到港時，不惜安排她到處親睹這些「成就」。

對廣大市民而言，港英統治者都沾沾自喜，以為他們在解決居住問題上，施予了莫大的「恩惠」！其實，說穿了港英不見得有「恩」，羣衆也不見得受「惠」。首先，任何一個社會，必定要解決居住問題，如果今天數以百萬的勞苦大眾連可憐的棲身之所也沒有着落，港英的統治不馬上瓦解才怪呢？其次，港英用來興建政府樓宇的錢，並不是英國殖民地主義者本身慷慨相助，而是動用小部份勞動人民的血汗（大部份都滾到高官手中，匯到倫敦，或變成高官的花園洋房！）。所以，港英興建樓宇，是理所當然，份內的事，市民入居，也是住之無愧。

一直以來新區、徙置區的簡陋（屋頂漏，裂痕，公共浴室），人口的極度擠迫，空間的極度缺乏，噪聲的程度，衛生的可怕程度，與及結合其他因素造成的治安惡劣（每一個徙置區都是治安的黑點），都充分暴露了，港英並不真正希望解決居住問題，只是使窮人有瓦遮頭便算了！

可是，勞苦大眾要求得政府施舍的這塊「遮頭瓦」，也還不易。要申請，調查，然後經過很多高官的簽署（他們的工作便是簽署！），才可

以搬進去。但就是搬了進去，勞苦大眾仍然受着居住的威脅。治安等別的不說，單講近年港英為了財源廣進，充實庫房，不惜殺雞取卵，大行「三高政策」，窮人居住的樓宇，一樣照加可也！

貧苦大眾為求一棲，只好節衣縮食，逆來順受，但慘受失業、半失業折磨的，已是石頭裏榨不出油來，就只好欠，港英的對付方法，便是趕最近黃竹坑「欠租」案，便是這樣發生的

事件的起源，是房屋署在去年大幅度增加房租，有些居民的確無力負擔，於是多次與房屋署交涉，但房屋署竟用一種種手段威迫居民繳交新租，使用法律、法庭等方式，又「限令於五月廿九日前繳清「欠租」（後來又延到六月底）！所謂「社會福利署」又做了些甚麼福利呢？「有一戶姓蘇的居民，一家共有十口，三大（年老母親及妻子）七小，而子女最大的十二歲，七個子女都沒有上學，一家的生活全靠他一人負擔。他自去年六月份搬到該處居住，到現在，只開過十天工，長期處於失業的困境，他會於去年已前往申請援助，但直到現在都得不到批准援助，在這種環境下，加上房屋署對這租務事件，不但沒有為其真正貧苦居民解決困難，反而步步進迫，致使姓蘇的一家居民把剛滿月的女兒送給別人始能繳交一份份租金。至於這樣的處境都得不到援助，試問：「福」在哪裏？「利」在何方？」（五月廿六日「文匯報」）

接到同樣迫遷的，一共有七戶。但至於其他未能繳付新租，又未獲獲迫遷通知的，就很難計算了。無論如何，可以想像，隨着失業的增加，「欠租」問題，一定會成為新區的一個社會問題，一定會更尖銳地說明了，港英房屋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的徹底破產！勞苦大眾面臨的壓迫是：沒有錢就沒有居住權利，所以，爭取居住權利的鬥爭，也就是，一定要由廣大勞動大眾開展

## (三) 人居住的「安置區」！

安置區！

比起「安置區」，新區也許是半個天堂！安置區的「雅號」是「安葬區」，這個名字才是名符其實。不信嗎？看看報紙的報導吧：「前日豪雨，西九龍灣安置區，大部份遭受水淹，積水超過二尺，各號路面，成汪洋一片。前晚八時許，由於積水未退，路面水淹至視野不清，發生一宗意外慘劇，一名六歲女童陳鳳儀，失足從一塊崩壞之渠面，墮下九龍灣總渠，為灣流沖走，經三小時後，卒於離失足地點四百碼，總渠出口處之垃圾堆將女童找到，由救護車送院，但救出過遲，女童已告斃命。」（五月二日「成報」）

安置區的居住條件怎樣呢？根據房屋署發言人的招供：在全港三十個安置區內，「現在已有電力供應的有四區（一）：長沙灣安置區D區和E區，九龍灣安置區第一村，柴灣安置區第一村，柴灣安置區第二段。每戶有獨立水喉的有兩區（一）：長沙灣安置區E區，九龍灣安置區第一村。」（五月廿七日「文匯報」）。換句話說，一共有二十四個安置區沒有電力供應，二十六個沒有獨立食水供應！沒有電怎樣居住呢？事實上，當居民遷入安置區時，港英都「保證」水電俱全，以梨木樹安置區為例，住了一年，房屋署將責任推給電力公司，電力公司又推回給房屋署，忍無可忍，居民只好自行發電，誰知大隊警察在五月廿四日，強行剪斷電線！

甚至郵政局，也不願為他們眼中這班「窮鬼」服務。以石蔭區為例，「居民的求職信，往往石沉大海，而鄉間的來函，也經常散失，原因是這裏一千多人才有一個公共信箱，誰也可以開啓。居民於是派代表要求郵政局派信上門，但郵政局說：「派信上門有困難，因為你們那裏沒有門牌，這是房屋署的過失。」居民駁斥說：「我們明明編好門牌，寫明某段某號，為何房屋署人員來收租能準確地找到門牌？」郵政局為之語塞。」（五月廿六日「文匯報」）

至於電話公司，當然也沒有興趣為「安葬區」服務！在整個石蔭安置區內，就沒有一個電話。發生了意外怎麼辦呢？那就聽天由命，碰運氣，反正港英的態度是：「你死你賤！」至於衛生，空氣，設備，就更不用提了。港英倒是「人道主義」之極，訂下一大堆「虐畜條例」，但人呢？就畜牲不如了，真可謂偽善之極！

「安葬區」的生涯何時結束？「據房屋署稱：安置區內居民，起碼亦要居住三數年後，始會遷徙。」（五月九日「星島日報」）

石蔭安置區的居民，在忍無可忍下，終於組織起來，在五月廿七日往荃灣理民府要求供應水電，並提出七點改善環境要求。此外，聯合各安置區的「全港安置區爭取服務聯合會」，在五月八日，也要求郵政局逐戶派信，享有應有的郵政服務的權利。

這說明了，安置區的居民，已逐漸覺悟到，要改善非人的居住環境，就一定要團結起來，向政府進行正義鬥爭。



# 失業和反失業

程之南

當前失業究竟嚴重到甚麼程度，單憑下面的抽樣調查已可知道：

行業	調查人數	開工	開工不足	全失業
紡織	377	43.14%	44.82%	11.94%
製衣	259	38.61%	55.21%	6.19%
五金	415	37.11%	46.75%	16.14%
電子	195	40%	46.15%	13.85%
塑膠	216	22.61%	56.48%	19.91%

這便是說，在這五個行業中，平均每一千人中，便有一百三十六人失業，四百九十九人半失業，合共便是六百三十五人！

這個嚇人的數字，究竟有沒有誇大呢？沒有，根據「港九工會聯合會」的調查：「泥水業和去年底相比，失業人數由百分之九點零五增至百分之十三點五二，半失業人數由百分之六十四點七增至百分之六十五點三；膠業失業人數由百分之二十六點七八增至百分之二十九點四九，半失業人數由百分之四十九點一增至百分之四十二點三」（五月九日「文匯報」）。比較之下，可見上表的數字相當準確。現在，保守估計失業半失業已達百三十萬！

## 失業工人的苦況

失業工人並非不想工作，而是由於資產階級為了維持本身的利益，維持較高的利潤，不惜將資金調動到其他地方，不惜收縮生產，關閉工廠，使工人的勞動力，無從出賣。

工人既失業，本身和家庭的生活，馬上成為十分嚴重的問題，而且是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年青力壯的往往不甘坐以待斃，於是便把心一橫，挺而走險，外出偷搶掠，於是便加劇了治安問題，使廣大工人承受更大的威脅。平日零有些微積蓄，稍有社會關係，稍有辦法的，便權充小販，搏取三餐一宿，但一樣要受盡警察、市政局、黃帽子的壓迫。至於那些家庭負擔太重，一籌莫展的，意志消沉殆盡的，便被迫選擇死亡的道路。

根據「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統計，「本港一九七三年自殺的比率已達到每十萬人口有十二點一四宗，比一九七一、七二年均有所增加，至於一九七四年如何，雖未有港府正式的統計

數字，但預料「將是近百年來更壞的一年」，自殺將會作進一步的增加」（四月廿二日「文匯報」），「防止自殺會」的主席杜學魁特別強調：「香港於一九七四年在經濟上遭受到嚴重的不景氣，居民所面臨的困難日益嚴重，失業、半失業的人數戲劇性地增加，即使有工作的人，他們的生活也因通貨膨脹而受到影響」，是造成自殺激增的主因。他更明確地說：「個人生活無着與家庭生計無法維持，是導致人們自殺的最普遍因素！」

活生生的慘痛例子多的是：

四月廿一日，泥水散工林錦（四十一歲）吊頸自殺。原因：長期失業，生活無着。

四月廿六日，酒樓工人陳棠（廿三歲）跳樓自殺。原因：失業。

四月廿七日，工人余炳球跳樓自殺。原因：失業，以致女友離異。

四月廿九日，孕婦陳儀女蹈海自殺。原因：丈夫失業。

失業再惡化下去，情況當然更悲慘！

## 失業的根本原因和路線

根據「工聯會」的理事指出，「當前香港工人大量失業，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加上蘇美兩霸到處爭霸，轉嫁危機，特別是當蘇修瘋狂對外擴張和掠奪，使這次危機更加深化所造成的。我們香港工人必須認清造成工人失業貧困的根源，進一步加強愛國反霸鬥爭。」（「文匯報」五月九日）

上面談的，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失業的基本因素，一是反失業運動的路線問題。

這次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歸根到底，是生產過剩的危機。生產過剩，是沒有計劃，無政府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產品。生產過剩引起生產收縮，信用收縮，購買力削弱，通貨膨脹，代價便是失業。這種代價，是全世界資產階級嫁禍在全世界工人階級，勞動人民身上的。這是最基本的因素。在香港，電子業資金外流到南韓、台灣，本土資產階級收縮生產，裁員關廠，便是鮮明地說明了外國資產階級和本土資產階級怎樣嫁禍香港的工人階級。

第二個因素，便是帝國主義力量和革命力量對比關係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深刻改變，在這個過程當中，越南革命扮演了主角。越南革命的連續發展，使美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不得不惡性發展，造成美元貶值，促使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早日降臨，關於這一點，過去毛派早已有更深入的研究所，如「為何不談」？

第三，隨着蘇聯、中國、東歐、朝鮮社會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引起帝國主義市場競爭力的相對削弱，也就在長時期內加速了資本主義危機的發展步伐。難道蘇聯、中國是應該幫助帝國主義從經濟危機中脫身，讓帝國主義繼續壓迫剝削廣大人民，而不應該在經濟危機中，號召全世界無產者，為消滅帝國主義，為社會主義而奮鬥嗎？

工聯會的鬥爭，以不願坦白向工人交待失業的根本原因，就替本身錯誤的反失業路線掩飾。反失業運動，原來便是「愛國反霸」鬥爭！

愛國反霸對不對？對！只要是從革命的立場，可是，反失業的鬥爭是誰？失業的工人，單憑愛國反霸，就可以解決問題嗎？不！

失業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矛盾所產生的，所以反失業的鬥爭，便得指向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只有在階級鬥爭的路線上發展反失業運動，才是正確的鬥爭，才是革命的鬥爭。失業既是港英統治階級產生的，鬥爭便一定要指向港英，一定要指向殖民統治本身。

所以，「工聯會」的反失業運動，並不能單憑兩句「當局（什麼「當局」？是「港英」！）應切實負責解決就業，救濟失業的責任」，便「了百了」！「工聯會」應該向廣大勞動人民說明，在資本主義下，在港英殖民地統治下，要完全解決就業問題，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粉碎資本主義，推翻殖民統治，建立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出路。同時，目前的反失業運動，一定要從階級鬥爭路線上發展，一方面要以羣眾的鬥爭，迫使（不是「要求」，不是「希望」！）港英設立失業福利金（不是「救濟金」！港英的錢是勞動人民的血汗），以暫時解決失業工人的生活，另一方面，通過失業工人的階級鬥爭，加強工人階級的團結，加強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加強工人階級的鬥爭意識，加強工人階級的鬥爭經驗，進一步發展反資本主義鬥爭。

## 一元捐款運動

可是，「工聯會」的路線究竟是怎樣，最明顯可見諸「一元捐款運動」。

「工聯會」發動「一元捐款運動」，成立「慰問失業工人一元捐款運動委員會」，目的是一發揚工人階級友愛互助精神，幫助失業的工人兄弟克服困難。這種目的對不對呢？對！我們不應該支持呢？應該！

可是，「一元運動」是否可以真正解決失業困難呢？絕不！工人階級的友愛互助，是難能可貴的，但單憑這種階級友愛，是絕對不能克服客觀上存在的現實，歸根結底，只有發動反失業社會鬥爭，反失業才有前景。

「工聯會」會不會進一步發動反失業社會鬥爭呢？我們不知道。但至少「工聯會」從來沒有這樣表示過。這種傾向，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如果以「一元運動」，以「慰問運動」來代替反失業社會鬥爭，根本便是採取了取消階級鬥爭的立場，根本便是在客觀上為製造失業的華洋資本家、港英服務，根本上便是「左」實右，根本上便是追隨劉少奇走黑線！

「工聯會」全體的成員，你們有權，而且應該負起糾正「工聯會」路線的責任。「工聯會」的路線要是錯了，遭殃不是別人，正是廣大的工人階級，正是「工聯會」的全體成員！



## 暴力搶地！

文章

土地是港英淘取暴利原料。港英霸佔的所謂公地，固然是以高價出售，市民一向安居謀生，耕種的土地，港英也不放過，巧取豪奪，不是公然搶掠，便是賤價強購，高價出售。下面兩個例子可以作為證明：

### （一）在青山屯門新墟大街上

多年來擺了六百多個街頭攤檔，一向是千多貧苦大眾，近萬家屬賴以生活的地盤。可是，五月二十五日晨早十時，市政事務署市容清潔隊九十多，警察二十多人，市政事務處整潔小組十八人，察仔部十八人，乘着卡車殺到那裏。經過個多小時鐵筆、斧頭的破壞，現場已成廢墟，雜物清除後，當局並用鐵絲網封鎖了該地盤，原來港英決定要重新劃設攤位，只准設立二百五十四檔！至於另外四百多攤檔，即四千多人的生活，就連「保證」也沒有了。重新分配竟然要勞動家來破壞舊攤檔，這是鬼話。四千多人生活無著落，星島日報反而報導：「販羣亦十分合作」，是更離譜的鬼話！

### （二）在沙田大南寮村

沙田理民府要以極低廉的價錢來徵收村民土地，村民不滿官價，正和當局交涉中，警察又出動了，又「為市民服務了」！

這發生在四月十五日。四車藍帽子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地衝到該村，封鎖交通，禁止村民耕作，聲明要用鎗泥機鎗田。正在工作的村民正想問明究竟，却慘遭十多名警察按倒在地，拳打腳踢，連六十多歲的老婦也不放過，以致受傷入院。這還不算，還要拘捕四名村民廖炳蘭、劉瑞清、廖美娣和劉燕清，罪名是「阻差辦公」！這和昔日的地主、土豪、惡紳，究竟有甚麼分別？事實上，村民不滿意官價，當然有權交涉，但警察竟可以公然用暴力來破壞農田，毆打村民，無理拘捕，這不是「搶」是甚麼？這不是強盜的行爲是甚麼？

## 編者的話

本刊在艱苦中能與大家見面，得先多謝各方朋友的鼓勵和幫助。但仍然有很多地方辦得不理想，希望讀者指正。

本刊十分希望得到讀者的支持。支持的方法是多方面的：

- （一）任何單位發生工潮或鬥爭時，請馬上撥電與我們聯絡。
- （二）給我們寫稿。
- （三）在經濟上支持我們。
- （四）訂閱本刊。
- （五）介紹本刊給你們的親友之友或同學。

歡迎讀者來函，但請力求簡潔。

本刊十分歡迎各位讀者加入我們的行列，負擔各方面工作，請主動與我們聯絡。

出版者：「戰訊」編委會  
地址：九龍土瓜灣新山道22號5樓  
電話：3-012861

## 訂閱表格

姓名：  
地址：  
附港幣 元正。  
（全年訂閱六元正，兩年十二元，請以郵匯方式，寫明「戰訊」出版社收，或親自到本社。）





# 我們對工會的立場

我們對工會的立場

沒有錯，在我們的刊物中，傳單中，我們經常批評「工聯會」的路線，認為這是最明顯地反映了毛派在香港的機會主義路線，有些人會經過，難道毛派不是港英？不是資本家嗎？當然是。但問題是，工人現在是組織在「工聯會」的旗下，而「工聯會」的毛派領導的機會主義，又阻礙了工人運動的發展，和緩了階級鬥爭。所以，就是因為我們要發動廣大工人羣衆，我們便必定要一次、二次、十次、百次，重復不斷地向工人羣衆說明，毛派的路線是錯誤的，向羣衆解釋毛派錯誤的根源，同時又以科學的分析，以革命的實踐，提出我們革命的主張，使羣衆從毛派的領導中逐漸覺醒過來。我們相信，羣衆正在逐漸認清機會主義的本質，待得完全唾棄了機會主義者，革命鬥爭才能大步向前發展的。事實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史，就是與形形色色，或左或右機會主義鬥爭的歷史。

第二點我們要說明的，是堅持着唯物辯證法的精神，在針對毛派路線的鬥爭中，我們的態度，是光明磊落，擺事實講道理的；而不是閃閃縮縮，在背後採用造謠、污蔑這種無恥的暗箭傷人的手段。毛派要是認爲自己有理，大可以堂堂正正站出來，逐點批駁，用不着左一頂「帝國主義走狗」的帽子，左一套「蘇修走狗」的新衣，前一句「破壞工人團結」，後一句「分裂工會活動」的。我們反對這種態度，而且堅決不要採用同樣態度。

有關對工會問題上，第一個要再一次公開強調的立場是：我們支持工會，也就是支持「工聯會」，作爲工人的羣衆組織。而且，我們認爲那些反對工會的流派，像過去的「揭露」，今日的「七〇戰線」，都犯了左傾幼稚病，都在這個問題上是形左實右的。

無產階級作爲一個社會階級，階級意識是參差不齊的，經驗是局部的，片面的，力量是分散的，要工人階級力量集中起來，要使社會主義意識逐步在工人階級中滋長，要使工人的革命鬥爭經驗愈豐富成熟，便要建立廣泛的、羣衆性的行業工會。工人階級這種初步的組織，是十分重要的。沒有這些組織，工人階級便完全軟弱無力，革命黨對工人便很難發生廣泛影響了。從來資產階級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才在每個反動時期，要用武力來解散工會。托洛斯基主義運動是充份明白工會的重要性的，所以第四國際才在「過渡綱領」中強調：

「在爭取局部要求和過渡要求的鬥爭中，工人現在較之往日更需要羣衆組織；主要是工會。……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在一切鬥爭中都站在最前線的戰壕裏……他積極參加到羣衆的工會裏面，去增進它們，提高它們的戰鬥精神。」

事實上，反對工會，與工會對立，根本上便是與工人羣衆對立，根本上便是放棄鬥爭，根本上便是主觀地同反動工人進步和落後的意識的羣衆組織，和統一的黨組織對立起來的主觀主義錯誤。

那麼，我們如何支持「工聯會」呢？  
第一，我們呼籲，香港的工人，特別是支持或同情我們運動的工人，都加入「工聯會」，加強工人階級的團結。

第二，我們與工聯會成員的接觸中，都屢次強調無論他們多麼不滿工聯會的領導，都應該留在工會中進行鬥爭。

第三，我們從未公開呼籲過工人從工聯會中分裂，相反地，在過去的反加價運動中，我們呼籲工人團結在「工聯會」的旗幟下推動鬥爭，在上一期「戰訊」中，我們也呼籲：「工會成員一面加緊團結在工聯會的旗幟下，一面加緊推動工會實踐進行階級鬥爭路線。」

總而言之，作爲羣衆性工人組織的「工聯會」，我們是支持的。可是，我們却不能記得團結；而忘記鬥爭。相反地是要「又聯合，又鬥爭」！聯合是爲了團結廣大工人階級，鬥爭是爲了使工人階級脫離形形色色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堅決進行階級鬥爭。

在困難中想起工會  
在鬥爭中參加工會  
發展聯合發展  
爭取大現  
堅決鬥爭



沒有錯，我們的確反對工聯會的毛派領導。我們認爲，工會從來也沒有可能是於任何政治影響之外的，不是革命黨影響工會（像十月革命後的數年），便是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影響和領導工會（現今法國法共的「總工會」）甚至是由反動勢力控制的工會（像香港的所謂「自由工會」）。作爲工會，作爲廣泛的羣衆組織，工會是獨立的（而且更應該爭取獨立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工會有自己的組織法則。可是，這並不排斥革命的黨對工會的影響。相反地，只有革命黨爭取了工人階級的最先進份子，也就是只有在革命黨領導了大部份的工會，黨才成熟到可以準備以暴力推翻反動的統治，進行社會革命。所以，托洛斯基主義運動，是完全有權，也是應該展開工會工作，在加強工人團結的同時，展開對機會主義、取消主義的鬥爭，爭取廣大工會成員和工會外羣衆的支持，匯合成龐大的社會革命力量。所以，必須分清，我們反對的，並不是工人階級團結，並不是工人不應該緊密地聯合起來，而是毛派在工會中的領導。那麼，究竟毛派在工會中的領導，出現了甚麼問題呢？

首先，我們認爲癥結是路線問題，是階級鬥爭的革命路線和取消鬥爭的機會主義路線的問題。

毛派每天都在大喊革命，大喊「反兩霸」。可是，落實到香港這個殖民地中，怎樣「反兩霸」呢？毛派的做法便是，口頭上反帝，誣捏托洛斯基主義運動是「蘇修」走狗，全力反對「戰訊」。

因爲反對托派，所以毛派便反對「四反運動」，也就是反對工人階級爲反加價、反失業、反貧窮、反壓迫，而進行必要的、迫切的鬥爭，也就是在實際上放棄了社會鬥爭，也就是在工人階級受失業、加價的沉重打擊中，在港英資產階級的「嫁禍」中，教工人階級放棄反抗，任由宰割，癱瘓工人階級的士氣和鬥志，阻止工人階級從階級鬥爭的實踐中壯大地發展起來！對工人階級而言，對革命發展而言，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而言，這是不可以饒恕的罪惡叛賣行爲！放棄了實際的鬥爭，只以口號「反帝」來代替，實際上回到墮落的社會民主黨的立場。帝國主義在香港，便是殖民統治，便是資產階級統治，放棄這些具體的目標，根本便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大叫反帝實則擁帝」！

毛派大力宣傳工人要團結，我們贊成，但爲了甚麼而團結？歸根到底，便是爲了解放工人階級自己，解放社會而團結。放棄鬥爭而單叫團結，根本上便是回到原始的「工團主義的立場」，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又一證明。

在所有這些問題上（讓我強調所有這兩個字），毛派沒有回覆，實際上也不能回覆。因爲如果毛派敢和我們討論這些現實問題，他們勢必要完全暴露，錯誤的是毛派，正確的是托派。我們相信，終有一日毛派在工會的領導會被完全粉碎，會被工人完全唾棄！

## 推薦三本好書（本社出版）

### ①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山

這本書寫於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牠分析了這運動的由來，作用，其發展，其結果。以後文化大革命的歸趨，都一如作者的預見。這是一本應用馬克思主義科學分析方法的書，對於毛澤東官僚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解到得非常中肯。本書第二篇譯成英文，在美國左派雜誌上發表兩次。這運動雖已爲歷史陳跡，但其影響深遠，與此後批林批孔，「無產階級專政」學習運動均有絕大關係，要明白中共內部鬥爭的經緯，必讀此書。

### ② 蘇聯的歷史大冤獄

托洛茨基

三十年代蘇聯發生的歷史大冤獄，究竟怎麼一回事？現在毛派口中仍在用史大林的老調罵托洛茨基，但對於這次冤獄則絕口不再提。史大林殺絕了一代老布爾什維克及內戰英雄之後，就引來了德軍的入侵，幾乎讓列寧與托洛茨基艱難締造的蘇聯覆滅。造成今天中共所屈辱的「社會帝國主義」的，究竟是史大林還是赫魯曉夫，這種對社會主義的反動究竟發生在什麼時候？看了本書，你就會明白了。

### ③ 論學生與知識份子

托洛茨基

香港學生運動的激進化，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學生運動往往爲社會革命運動的前奏，但學生與知識份子所能起的作用有多大，牠能成爲人民解放運動的主力嗎？這是非常有興味的問題。托洛茨基被流放在土耳其時，曾應丹麥學生團體的邀請，作了一次談話，並演講了「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對於學生在革命中所擔當的角色，有具體週到的分析，這是從實際運動中得出來的結論，中外古今都是一例的。這本書能使我們分清學生運動的本質。

### 預告出版新書

#### 熱月反動（史大林官僚主義的墮落過程）

托洛茨基

比埃爾·法蘭克

#### 「被背叛的革命」

這是一本分析蘇聯，分析史大林主義，解釋當時（一九三六年）蘇聯現狀，並預測蘇聯未來的一本科學著作。要了解中共爲什麼大聲疾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要了解中國是否在重走蘇聯走過的老路，必須讀這本托洛茨基的名著。

代售處：每日戰訊 十月書店  
波文書局 未名書屋  
文藝書屋 栢思書店  
九龍書業中心

最近，位於木廠街的盲人工廠又開除了一批盲人工人。

這次盲人輔導會開除的理由，是由於工人技術低能，年紀老邁，與及盲人工廠的訂單不足。主要其是訂單不足。影響訂單不足是由於製成品品質差。但是，這可不關盲人工人的事，只不過是原料過於低劣，工廠定下的標準出了問題。其實，正如一位盲人工友所說：「最大的問題還是政府對我們盲人的政策，完全是漠視，任由我

# 盲人運動的光輝史

程之南



不准公開，負責人陳太更表示對破壞者（即抗議除人者）已作出了有效的防範，即暗示不會再有像七一年尾時的工潮發生，此事一直拖到五月十五日下午才把工場要開除工人的決定宣佈，並在夜裏立即發新聞稿解釋除人緣故，這樣看來她的所謂妥善準備就是使工場除人理由充足，使輔導會處在有利陣地。」

七一年盲人的鬥爭，不但是盲人工人光輝鬥爭的一頁，更是近年香港工人鬥爭最值得仿效，

們自生自滅。否則，只要政府把部份官校粉筆給我們做，甚麼問題，根本就不存在！」

不過，這次開除事件，並沒有觸起廠內盲人的鬥爭。一方面是由於廠方本來宣佈開除五十二人，宣佈後又准許十二人留廠工作。開除後又補回一年另一個月遣散費。另外一面，是由於盲人輔導會對這次開除處理審慎，據五月卅一日「揭露」的報導：「盲人輔導會屬下之盲人工廠原來早已有開除工友之打算，早在兩個多月前，委員們便通過開除工人五十二名（在五月底）。在輔導會會議紀錄中強調委員們對此行動絕對保密

最有現實意義的一場光榮鬥爭。領導這場鬥爭的盲人工友朱柏強，也是值得工人學習的模範。

七一年盲人工人鬥爭，前後差不多九個月。最初盲人工廠的工人已醞釀加薪百分之二十。當時盲人的工資究竟怎樣？盲人領袖朱柏強工友表示，他在一九六三年四月加入工廠工作，頭一個星期的工資只有六元（！）。當時他一怒之下，把六塊錢擲回主管譚先生，理論後才把他的工資加到每日一元一角，再過一段時期再增加到二元五角。

朱柏強工友回想當日他自以看見很多盲人寧

願在街邊乞，寧願為小販，也不願進入工廠，心頗為難他們。但後來才明白，六十多元一個月，只有像他一樣單身，而且有家依靠的，才可能勉強維持，至於那些無依無靠，或者有家室之累的人，單靠六、七元簡直沒有可能生存，所以才寧願去乞，去販賣。

隨着生活的上漲，盲人工人入息也略有增加，每次五毛二元不等。到了一九六六年的時候，工資只增加到每天五元五角。

到了一九六八年，工資和生活水準相差得太遠了，所以朱柏強工友向工友建議向工廠要求加日薪二元，獲得全體工友的熱烈支持。朱工友不辭勞苦，向盲人工友演講，做好了醞釀和組織的工作，最後代表全體工友，向廠方交涉。殊不知以「盲人福利」掛帥的「盲人輔導會」，和普通資本家竟然並無分別，他們害怕工人團結的鬥爭，拼命想壓低盲人工人的工資，所以竟悍然開除朱工友和其他工人代表。廠方郭經理的無理鎮壓行爲，觸發了全體工友的憤怒，於是朱工友的領導下，進行了兩個星期的罷工，終於獲得勝利，被開除的工友復工，增加工資，郭經理在盲人工友的堅持下也丟了職。

到了一九七一年，九元六角每日工資，根本已經沒有辦法維持生活，所以盲人工友要求加到十一元日薪。但拖到該年十月，廠方不但沒有答允，反而宣佈要把工廠改為「訓練中心」，要求所有工人重新登記。「訓練中心」計劃是，工人接受了六個月訓練後，中心有權決定工人可否繼續留廠工作，明顯得很，這是爲對付先進盲人工友，與及禁制一切加薪要求而設的，更無恥的是廠方利用他們失明，欺騙他們打手指模，答應將工廠改為訓練中心！從這時開始，「失明工人下了『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真心決心」（「七〇年代雙週刊」第二十五期「盲人工潮的檢討」），令人感動的鬥爭開始了。

全廠百多名工友開始了五個多星期的漫長靜坐罷工抗議。地點是在工廠的門前。每天，無論是陽光猛烈，還是寒風苦雨，工友都依上工時間，坐在門前，直到放工時間。正義的行動，感動了當時社會各階層，「七〇年代雙週刊」，「中學生周刊」與及各學生組織，紛紛跑到盲人工廠門前，帶着佩服的激動，誓爲工友鬥爭的後盾。

在這段時期中，各種政府團體，如勞工處，民政司署，到宗教團體，掛着「福利」、「愛心」，「救世」的宗教組織，紛紛希望平息事件，希望工友妥協，希望行動不要升級，所以才成立了甚麼「調解委員會」。但一切調解都沒有效了。工友們比從前更清楚地看見，只有繼續鬥爭，才有前途！

行動終於昇級了，首先是往社會福利署門前靜坐了兩日兩夜。鬥爭的目標可說十分恰當。因爲盲人所以陷於這種困境，要負最大責任的，正是港英，社會福利署的官員，養尊處優，而十分迫切需要幫助的貧苦傷殘人士，却是在門外，在街頭上自生自滅！

十一月十一日，盲人工友結隊前往天星碼頭。中學生周刊「這樣報導這次遊行：『當天中午，盲人列隊在社會福利署出發，由學生及其他熱心幫助他們的人協助，向着中區前進。他們拿着標語，手舉橫額，唱着『團結就是力量』，『打倒沙利士（盲人輔導會主席）』，『爲了正義，這些歌曲（和口號）』。』

移師天星碼頭的原因，是由於：一、與沙利士的談判在中區舉行；二、爲了粉碎報紙輿論的歪曲報導，以直接行動來表明事件真相。

對於朱工友而言，對於很多參加過當日天星碼頭三日兩夜靜坐抗議的學生和工人而言，那一次行動，是永遠難以忘記的。談到這個問題時，朱工友眉飛色舞地說：『到處都貼滿了標語，掛滿了橫額，除了盲人工友外，還有其他的盲人也參加，過路的市民也熱烈地表示支持，單是頭一天，已籌了萬多元！』最妙的是，這次正義澎湃的行動，剛巧是在大量香港節的海報下進行。

十一月十二日，盲人輔導會終於屈服了，雖然早一日政府還說要「全力支持盲人輔導會致力設法解決這個棘手問題」。工人復工，加薪，工作獲得保障，取消「訓練中心」計劃。

在談及盲人鬥爭的結果時，朱工友會表示：『就某一方面而言，盲人工潮是成功的。因爲從功利觀點上看來，加薪的要求已經達到。而在目前的盲人工廠內，正在進行一些確切的改革工作，在史同福牧師的管理下，行政人員對失明工人的態度也略有改善了，而且若干平時作威作福的行政人員亦已離職』（「七〇年代雙週刊」革新號「失明者的心聲」）。但是，朱工友又強調，總的來說，盲人工廠的階級意識，仍然未很成熟，「消除失明人的自卑感，恢復失明人早已失去的尊嚴」，仍然是當前工作的主要點。

不過，朱柏強工友在另一篇訪問中提出最有意義的話，便是「工人控制」的問題：『盲人可以實際參與工廠的行政工作嗎？我認爲是絕對可以的。而事實，我們將來奮鬥的目標，就是要爭取參與廠方行政工作，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爭取權力去決定自己的命運，我們的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他又強調：『我們必須向政府和所有有關部門提出警告，盲人工廠的管理權，絕不能交在那些資本家和官僚階級的手裏，不然盲人鬥爭必重演。』

工人管理工廠這個觀念，與提出這種口號，一方面固然反映出朱柏強工友實在是一位十分傑出，階級意識十分成熟的無產階級先鋒，另一方面，在近年香港工人運動中，也是第一趟提出這樣進步的口號。來日階級鬥爭再進一步發展時，這個口號的具體內容，不但一定會在盲人工廠內實現，更會在所有工廠中實現。因爲只有工人控制工廠，工人支配一切勞動成果，工人階級才有解放可言！

朱工友總結本身鬥爭經驗的第二點是：『在工潮期間，我感到工人與學生團結在一起，來改革社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是十分正確的事實上，在盲人鬥爭中，根本便反映了當時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已發揮了十分龐大的

力量。同時，又反證了毛派分裂工人學生運動的路線，是罪惡的行爲，是大大地阻礙了社會鬥爭的深化和廣化。事實上，盲人鬥爭後，香港的學生運動，已踏入另一個新階段。自發性的熱工潮告一段落，政治路線成爲根本的問題。在中國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下，毛派成功地吸收了學生中小撮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分子，建立了所謂「國粹派」的黑線，不斷破壞學生運動的發展，不遺餘力地阻止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結合。所以，盲人鬥爭後，學生運動本有更大的信心，更大的鼓舞，去結合工人運動，發展社會鬥爭，但由於毛派「國粹派」的作梗，竟然走着相反的方向！看啊！失明人竟然比開眼的「國粹派」，對鬥爭看得更清楚，了解得更透徹！



盲人鬥爭的經驗，在目前社會鬥爭，工人鬥爭，學生運動中，不但仍然適用，而且必須朝着這個目標做。這些經驗可以總結：

**只有團結鬥爭，才有前途！**

（盲人加薪如是，工人加薪如是，反對失業如是，反對加價，反對政府各種政策，亦復如是！）

**要團結鬥爭，便要堅強地組織起來！**

（盲人在鬥爭後成立了「盲人工聯會」，工人要進行鬥爭，也一定要組織起來，否則仍是一盤散沙，力量分散！）

**工人學生，聯合鬥爭！**

（學生運動要有出路，只有衝出校園，而唯一可以結合的力量，便是工人的壯大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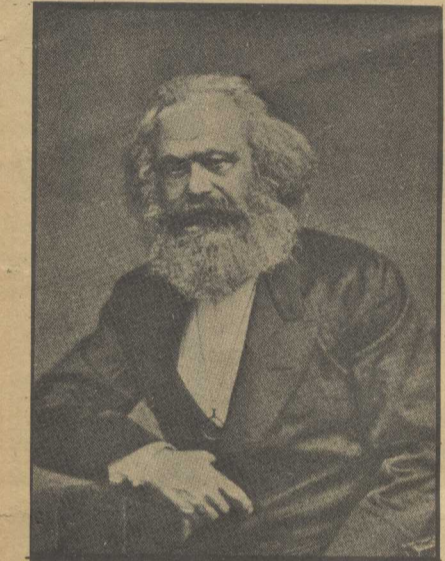
**工人管理工廠！**

（這是整個工人階級的進步目標，也是工人階級解放本身、解放社會的必須手段之一！）



# 誰真正堅決 反對「蘇修」?

年來，「工聯會」的毛派領導，毛派出版的各種官方和外圍刊物，以及一小撮「看潮流、靠邊站」的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如「盤古社」、「學生哥」、「學友社」與及最近加緊的「揭露」，和盤踞在某些學生組織，却閃閃縮縮，一方面不敢公開本身毛派的身份，另一方面却熱衷於當其應聲蟲，都在擾攘攘攘，在刊物中大力誣捏「戰訊」，說托洛斯基主義是蘇修的間諜、尾巴，在工會中，學生羣象中，更努力繪聲繪影，在背後製造謠言，散佈謠言，務求歪曲托洛斯基主義的本來面目，務求使羣象產生疑惑，務求使工人羣象遲疑。毛派這樣做的目的究竟何在？讓我們放在最後來討論。



只要稍為明白托洛斯基主義運動史的，都必定明白，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只有托洛斯基派是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代表布爾什維克的光榮傳統，同時，也只有托洛斯基主義革命運動，才是真正反對「蘇修」，才是真正支持蘇聯人民革命的。

對托派運動不很清楚的人會問，你們對「蘇修」的立場是怎樣？我們的答案是，自俄國革命墮落以來，我們一貫的立場，都是主張暴力推翻蘇聯共產黨的官僚統治，建立以無產階級的民主為原則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立場是由於毛派攻擊而採取的嗎？不！這是全世界托洛斯基主義運動的一貫主張。

我們可以用大量的事實，來證明我們始終不渝的立場，同時也就反證了毛派是在造謠，說謊，歪曲事實。

全世界托洛斯基主義運動前身，便是蘇聯共產黨內建立於一九二三年的左派反對派。左派反對派之所以出現，是在二十年代初期的蘇聯由於本身生產力落後，歐洲革命相繼流產，不能援助蘇聯發展，再加上帝國主義的進攻，白軍的叛亂，使國家受盡內戰的摧殘，起碼的物質生活也成了問題，布黨逐漸產生自發的官僚主義傾向，逐漸侵蝕整個黨，整個國家機器。這種現象反映在布黨的領導層中，就表現成斯大林與列寧和托洛斯基的分歧。不幸列寧死得早，所以不及和托洛斯基完成聯合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及完成他最後的遺言，從蘇共領導中撤除斯大林。留下來便是托洛斯基與斯大林之爭，這段內鬥鬥爭史，是足足影響了數十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鬥爭史，在這過程中，是斯大林主義毀壞了十月革命，決定性地剝奪了無產階級的主宰地位，建立官僚統治腐敗各國共產主義運動，放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走回社會沙文主義、民族主義的反動立場。相反地，托洛斯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却堅決捍衛無產階級的專政，堅決站穩世界革命立場，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堅決反對源自孟什維克的革命階段論，捍衛不斷革命論。這便是托洛斯基主義運動的前身。鬥爭的結果，相信毛派也很清楚，開除出黨，流放，長期監禁屠殺，謀殺和暗殺；托洛斯基便是這樣在墨西哥被暗殺的，這段血淚史，是布爾什維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地抗拒斯大林反動的歷史，也是全世界繼承馬克思主義，繼承列寧時期布爾什維克光榮傳統的托洛斯基主義的血淚史。同時，這段以生命為代價的鬥爭史也確實說明了從蘇聯一開始「修正」，十月革命開始被斯大林主義叛賣，托洛斯基主義運動以不遺餘力地，為了世界

革命利益而進行反抗。

當蘇聯國家機器成了官僚化，無產階級民主被全面鎮壓，老布爾什維克全部送上絞台了；左派反對派連肉體也消滅了，斯大林的個人專頭統治確立了，對人民的秘密警察恐怖統治建立了，世界革命路線基本上放棄了，十月革命的僅存果實，便只有生產手段國有化這個基礎，與及由於國有化財產而沒有無產階級的存在，其他的革命成果，掌握權力的蘇維埃，對外的世界革命路線等等，已被消滅了。所以，托洛斯基才稱蘇聯為「墮落的工人國家」，才提出要以政治革命來推翻官僚階級的統治。武力推翻蘇聯官僚統治的這個立場，至今我們不但不變，而且隨着世界革命的高漲，更覺得是要迫切完成的任務！

可是，面對「蘇聯——斯大林主義」的興起和對世界革命的威脅，中國共產黨的立場怎樣呢？不但不批評，不但不反對，而且大力支持，大力歌頌，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僅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聯共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蘇聯學習。

然而，前後不到十年，中國吃了蘇聯官僚的虧，長春鐵路問題，旅順大連協定問題，蘇聯經濟援助問題，支援朝鮮鬥爭問題，前前後後，都吃盡了蘇聯沙文主義的氣，斯大林死後如是，斯大林生前亦復如是！

是太反蘇；而是反得不徹底；反得不一貫；而要反得徹底；便要連自己也反！據毛派的理論家，在這之前，那大約六十年代前，托派仍然是「反蘇」的（而且「反蘇」是大罪名），是「台灣反動份子走狗，美帝國主義走狗」！

毛派什麼時候把香港的托派索性說成「蘇修走狗」呢？這是發生下面三件事之後。

第一、中國以反蘇口實，實行愈來愈右傾的反動外交路線，與帝國主義妥協，與落後國家的反動政權勾結，與世界革命利益尖銳對立。在西歐，中國完全不顧西歐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特別地無視葡萄牙革命的利益，祇支持美帝強化在北大大西洋公約的地位，支持西歐帝國主義的聯合，以對抗蘇聯（消滅西歐革命！）。在錫蘭，中國和蘇修（！）美帝（！）南斯拉夫（！）等聯合支持錫蘭政權，鎮壓「人民解放運動」（JVP），在孟加拉，中國支持反動的西巴，在東南亞，中國支持美軍駐泰（而泰國革命集中反對美軍的鬥爭！）也就是支持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軍事侵略，也就是公然與泰國革命放對！

第二、為了進行這條右傾反動外交路線，中國便不得不對蘇聯，由兄弟黨，兄弟國的分歧，一而再而三對蘇聯，不同陣容，以至不同社會性質國家的分歧。所以，中共便泡製了「宮庭反革命論」，認為蘇聯自一九五六年開始變質了，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變成了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赫魯曉夫，列日涅夫，便是「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工賊，內奸」。這是怎樣的邏輯？托洛斯基主義運動認為，蘇聯從二十年代已開始墮落，斯大林主義便是罪大惡極的修正主義，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只不過是繼承斯大林傳統，希望改善某些極端斯大林政策的官僚接班人而已！他們從來都是革命底消滅的對象！毛派的邏輯却是，為了乘機右傾，放棄世界革命，和帝國主義妥協（這立場與「蘇修」有何分別？）便要以「蘇修」為主要矛盾，便要把蘇修索性從「社會主義陣營」中除名，但中共又不敢觸及斯大林主義，不敢提出無產階級的民主，於是只好歪曲事實，把「蘇修」的發生期推後了三十年。可是，赫魯曉夫這場反革命怎樣進行，特別是在「偉大的斯大林同志」經過了三十年努力締造，鞏固的社會主義祖國中進行，中國就沒有解釋，也無從解釋了。香港

毛派最近出的一本書，也只是獻醜地自批了三兩句！

中蘇分歧便是在這種條件中累積、加深、以致爆發的。中國共產黨針對蘇共的沙文主義，在民族主義和平路線——連串問題上開火，的確是針對了蘇聯的某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是確是應該反對的，同時，這些問題早已由托洛斯基主義運動一貫地反對。故此，蘇共才會罵中共是托派！可是，中共是從甚麼基礎上反蘇呢？我們只須注意，在無產階級權力被蘇共剝奪，突出個人崇拜，以適應官僚統治的社會心理，官僚統治怎樣阻礙革命向前發展這些主要問題上，中共不是轉移視線，左右言他，就是索性不提。為什麼呢？因為官僚統治，便是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現實，個人崇拜，同樣也是塑造接受官僚統治的社會意識！所以，中國在中蘇分歧舊的爭論，不

最不幸的是，毛派別的不揀，却揀了托派立場最正確的地方來造謠。最不幸的是，毛派份子給中國今天捧杯，明天反杯，今天一面倒向蘇、明天反蘇，今天反帝，明天又親帝的革命指示，弄得頭痛眼昏，應接不暇，更不幸的，就是由於官僚同時存在在中國，所以儘管反蘇，毛派也不願提出以要求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治革命，來推翻蘇共的立場。相反地，在這裏，我們却重新強調一次：

支持蘇聯人民爭取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治革命！  
暴力推翻蘇共官僚統治！

# 揭穿姚文元、張春橋、官僚集團的欺騙工農羣眾把戲

## (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

由於二月間人民日報透露了毛澤東主席的最新指示，即要揭發對資產階級專政問題，並指出「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分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了。」關於資產階級法權，「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跟着這個指示之後，中共理論刊物「紅旗」先後在三月號及四月號刊登了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及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兩篇文章。文章的特點始終圍繞着毛澤東的幾句指示，在對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上，翻來覆去則只得「限制」二字，至於怎樣限制呢？具體辦法始終並未涉及，假如有的話則僅是「認真看書學習」，「調查研究」等等這個任何時候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空泛結論而已。作為真正無產階級革命者，除了「認真看書學習」，「調查研究」之外，應該怎樣認識這個問題，揭露目前社會情況，提出切實的可行的具體辦法，逐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完成列寧所說的「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

## 目前出現的三種不同傾向

在上述的社會背景下，矛盾很自然地突出了，由此產生了下列三種不同的傾向。

(一)來自無產階級或傾向無產階級分子強烈反對官僚特權及高薪制度，他們雖然仍未具體落實行動提出要求，然而期望發揚及主張列寧的工資政策則躍然紙上，即由黨、國的領導人開始實行把最低工資和最高工資拉平些的巴黎公社式的工資原則，逐步從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走到消滅資產階級法權。(參看學習與批判一九七五年第三期章智明一文——有這樣一張便條，及歷史研究一九七五年第二期紅軍一文——列寧在十月革命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與及姚文元引述工人同志的話：「你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法權就要限制社會主義的發展，助長資本主義的發展。」這類意見的工人也是屬於這類傾向。

(二)長期霸佔黨的領導地位，及各機關的官僚特權，高薪分子，以及有權分配生產品的特權分子，他們極力謀求保持現狀，甚至擴大資產階級法權，或藉口社會主義革命初期不可避免在資產階級法權而肯定等級之間的差別為合理，而不加以限制。(即高薪階層在憲法法庭下享受之而無愧)把縮短三大差別看成是遙遠將來的事。這類傾向大部份屬於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揭露出來的靠邊站的高級領導幹部，黑幫分子，(這類分子大部份已重新抬頭，實際佔領統治地位。)與及姚、張所揭露的林彪一類分子，「刮資產風」的腐化的共產黨員，以批評「刮共產風」來對抗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高級幹部，及高干子弟的所謂「小艦隊」等等。(事實上不祇是林立果的「小艦隊」，而是所有高干的子弟為了維護其父兄輩既得高薪及特權利益而自然產生的各類「小艦隊」，也即是新生的貴族層——他們一出身就享受其父母的餘蔭。)

## (三)以姚文元、張春橋為代表的傾向，他們處於上述兩種對立傾向之間，而實質上仍然是高薪制度及特權的維護者。他們停留在只是提出或贊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而不落實行動，因此絕口不提具體辦法，甚至不敢把理論進一步具體化。(例如第一種傾向把列寧的工資政策的理論具體地提出來)而且把它局限在社會一般的不平等的八級工資制，而不敢涉及黨、國領導人，高級幹部與人民之間的不平等的工資制。他們揭露批評「資產風」的腐化幹部分子，及新資產階級分子，其目的只是緩衝上述兩種矛盾對立的傾向，一方面遏制容易惹起羣眾反感的，過份露骨

除了批判姚、張對整個問題的癥結——即具體落實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辦法，及指出高級幹部、國家機關人員與人民之間的不平等的工資制度，提倡列寧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鬥爭及工資政策等等避而不談，及避重就輕之外，對個別似是而非的理論問題，在這裏必須加以一一批駁。

## (一)林彪、張一影與姚、張一影的分野

姚的文章主要表現是與林彪反黨集團劃清界限。將林彪集團劃為代表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及新資產階級分子而實現要求鞏固、擴大和強化資產階級法權，並指出他們產生的社會基礎，尤其是在理論上指示「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則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的經濟基礎。」以為這樣的表白就可使羣眾相信姚、張一影是站在無產階級一邊的，是與林彪一夥截然不同的。可是姚文元並未進一步解釋為什麼在「一層份的經濟基礎的前提下，結果竟然只產生了林彪一伙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呢？所謂經濟基礎說明白些就是官僚特權，等級差異的高薪制度而已，難道姚、張一夥所享有的官僚特權及高薪待遇與林彪一夥是截然不同的嗎？不！完全是一樣的。如果承認「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則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的經濟基礎」，那麼，不論他表面上說得怎樣漂亮，如果實際上仍然保持其自身的特權及高薪制度，那他們就是具有基礎的「新資產階級分子」。正如章智明說得好：「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是人民委員會主席還是普通的工人和農民，只有革命分工的不同，並無身份上的差別。地位高了，官做大了，只意味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必須為黨和國家更多地貢獻自己的力量，而並不意味着可以背離人民委員會的規定去攪什麼特權。」(見學習與批判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由於姚、張一夥不放棄其自身的特權及高薪享受，因而不敢正面提出具體落實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辦法，以免傷害自己利益，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此，可以看出姚、張一夥與林彪一夥在實質上並沒有本質的不同，而只是一夥較隱蔽些，而另一夥則較猖狂些而已，因此它只是量的不同，程度上的不同，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而已。姚、張一夥如此強烈與林彪一夥劃清界線，目的只不過是以此為手段反對過份暴露的，要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的官僚，企圖混淆過關，欺騙工農羣眾，以免羣眾觸及自己所有的一切而已。

## (二)關於「不可避免」及從「限制」到「消滅」資產階級法權。

是的，一般來說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或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中，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怎樣對待這個問題呢？露骨猖狂的官僚階級分子則利用這一點來鞏固，擴大既得利益；而姚、張一夥則不敢明目張胆而運用另一種花言巧語來維持現狀及既得利益。姚說：「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換方面不可避免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應當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長期的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逐步縮小三大差別，縮小等級差別，逐步創造消滅這種差別的物質和精神的條件。」如果將這道理

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出現，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以限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就會更快地發展起來。這樣說豈不是無論限制或不加限制，「新資產階級」分子總是不可避免的出現的，只是程度問題而已。這樣姚、張一夥的所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其結論是悲觀的，而且並不是徹底做到列寧所說的「要造成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

## 姚、張一夥的所謂「逐步縮小……差別」只是口頭上的，而不會付之實現的。具體來說，雖然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中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必須明確確定(應該記載在憲法上)三大差別，等級制度等是資本主義制度遺留下來的不合理的資產階級法權，逐步縮小它必須具體落實到使全國工農羣眾都清楚看到逐步縮小的趨向，逐步實現列寧的工資政策，即所有黨、幹部、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的薪金不能超過熟練工人工資水平。只有這樣的限制，才能壓抑官僚特權分子在資產階級法權不可避免存在的幌子掩護下，不斷享受特權和高薪待遇而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

(三)關於黨員的生活作風及腐化問題。從中共當權直至現在，二十五年來所暴露出來的有關共產黨員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及腐化問題的資料，真是寫之不盡，而且似乎越來越嚴重。馬列主義的唯物論者應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是不是純粹是個別的黨員或個人的主觀意識不純而做成的呢？抑或他們的腐化是有其客觀根源的呢，以及怎樣才能防止黨員的生活作風走向腐化呢？從張春橋所發表的意見似乎較多歸結為個別黨員或集團的主觀因素形成。張說：「我們有些同志組織上加入了共產黨，思想上並沒有入黨。……他們對於無產階級在某個階段，某個領域的專政是贊成的，對於無產階級的勝利是高興的，因為這可以給他帶來某種利益，而只要這種利益到手，他就覺得可以安營扎寨，經營經營他的安樂窩了。」他們干這些醜事的時候，又總是打着社會主義旗號。……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中刮的「資產風」對我們的危害最大。……有的人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有的人已經發展到把一切當作商品，包括他們自己在內。他們加入共產黨，為無產階級辦事，不過是為了抬高自己這個商品的等級，不過是為了向無產階級買高價。

事實是否真是個人主觀因素形成的呢？如果在整個社會平面上，有個別黨員具有這些不正確甚或反動的主觀意識和意圖，並不為奇的，但是如果這類傾向竟然能夠存在而且可能形成變「修」的情況下，那就不是個人主觀問題了。譬如說：某些黨員「覺得可以安營扎寨，經營……安樂窩」或「把一切當作商品」，試問誰給他們「安營扎寨」的機會呢？為什麼他們會「抬高自己



從這方面來說最多只能說是與「農」結合，但絕不是同「工」結合了。因為事實上能夠同「工」結合的只有少數擁有特權的幹部子弟或取得幹部信任的鑽營分子而已。第二，這批下放農村的知識青年，無疑是社會上，農村中由中共官僚階層製造出來的新的階層。這個新階層的生活基本上是有食無工，或每個月只能獲取工資五元人民幣左右，與原有的農民的平均收入約差三倍，如果以現在農民平均收入每月十五元左右計算，與官僚階層的最高收入每月約六百元左右(一說為約四百餘元，但官方從不正式公佈)比較，其差距為四十倍，如果以下放農村的知識青年新階層來比較，則已擴大為二百倍！事實不是太明顯了嗎！姚文元的所謂「縮小三大差別」實際上是在玩弄把戲，是以擴大等級之間差別和城鄉差別來達成縮小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而且是表面的)。這樣的「縮小」只有姚、張一夥的官僚階層才會贊成，而認為「有深遠意義的」。工農羣眾是堅決反對的。不要也罷。

## 怎樣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總結地說，姚、張總算把問題提了出來，但由於他們自身的利益(政治特權，經濟基礎)而不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具體化，以至清算自己

# 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戰鬥



或易地後不久即重返原陣地，例如趙紫陽、焦林義、林李明等底形式下恢復其統治地位）甚至連張春橋也不得不承認，事實上「在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有些方面實際上仍然被資產階級把持着，資產階級佔着優勢」；「……在這幾個「一部分」中，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中刮的「資產風」，對我們的危害最大。……他們加入共產黨，為無產階級辦事，不過是為了向無產階級高價。那種名曰共產黨員，實際上是新資產階級分子的人。」（均見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一文）。

這些事實說明，文化大革命的清算劉少奇、林彪等底修正主義運動並未得到成功，更談不上徹底。它只清算了一些代罪羔羊，修正主義還是統治一切。而羣眾寄望於通過文化大革命，解決無產階級民主，擊潰官僚階級的特權和享受，及逐步實現消除等級之間的差別，改善人民的生活的目標顯然是落空了。新通過的憲法更確切地使人民羣眾失望，它完全不涉及現存的等級之間差別底不合理，與及如何縮小不平等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相反，更把目前的不平等的等級

出身就享受其父母的餘蔭。）

（三）以姚文元、張春橋為代表的傾向，他們處於上述兩種對立傾向之間，而實質上仍然是高薪制度及特權的維護者。他們停留在只是提出或贊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而不落實行動，因此絕口不提具體辦法，甚至不敢把理論進一步具體化，（例如第一種傾向把列寧的工資政策的理論具體地提出來）而且把它局限在社會一般的不平等的八級工資制，而不敢涉及黨、國領導人，高級幹部與人民之間的不平等的工資制。他們揭露，批評「資產風」的腐化干部分子，及新資產階級分子，其目的只是緩衝上述兩種矛盾對立的傾向，一方面遏制容易惹起羣眾反感的，過份露骨的特權分子，另一方面以「左」的面貌表面上站在無產階級一方，口頭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把矛頭釘牢在林彪及其一類分子及個別腐化分子身上，來轉移羣眾視線，及穩住工農羣眾的情緒發展，以免觸及整個官僚階級（包括赤裸的，露骨的及形「左」實右的官僚階級）心臟。

（二）關於「不可避免」及從「限制」到「消滅」資產階級法權。

是的，一般來說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或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中，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怎樣對待這個問題呢？露骨猖狂的官僚階級分子則利用這一點來鞏固，擴大既得利益；而姚、張一夥則不敢明目張膽而運用另一種花言巧語來維持現狀及既得利益。姚說：「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換方面不可避免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應當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長期的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逐步縮小三大差別，縮小等級差別，逐步創造消滅這種差別的物質和精神的條件。」如果將這個理論化為具體行動，那無疑是正確的。可惜事實並不如此，姚文元的所謂「逐步縮小」：差別是假，是幌子，（從憲法到現實生活並沒有縮小差別的現象）而維持那「不可避免」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是實。張春橋甚至宿命地說：「對幾億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按勞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於「這只

事實是否真是個人主觀因素形成的呢？如果在整個社會平面上，有個別黨員具有這些不正確甚或反動的主觀意識和意圖，並不為奇的，但是如果這類傾向能夠存在而且可能形成變「修」的情況下，那就不是個人主觀問題了。譬如說：某些黨員「覺得可以安營扎寨，經營……安樂窩」或「把一切都當作商品」，試問誰給他們「安營扎寨」的機會呢？為什麼他們會「抬高自己這個商品的等級」呢？答案其實是很明顯的：是中共。是中共制定的等級差別有理由的資產階級法權給他們「安營扎寨」的機會，使他們覺得共產黨員有超越人民的所謂「按勞取酬」式的高薪及特權享受而以為恥。假如相反，社會制度是肯定等級差別無理（雖然初期是不可避免的），而又實現列寧主義的堅決反對黨和國家工作人員享有任何特權（高薪制度就是特權之一），那麼，共產黨員只有真正成為人民勤務員，而沒有物質和經濟基礎，這樣要腐化也腐化不來的。

姚文元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似乎較客觀。他承認：「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國際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影響的存在，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則是在實踐上他極力避免觸及自己的「經濟基礎」（高薪制度的特權層），隱蔽羣眾，企圖使羣眾模糊起來，以為他是真正「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分子。因此，在怎樣防修，防止黨員腐化的問題上，姚、張的路線是懦怯的，無力的。他們只能提出：「向他們猛喝一聲：『同志，趕快回頭！』」或「……勸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來，危險！……還是跟上大隊，繼續前進吧！那怎行呢？……事實上是有用的，解決不了問題的。因為事實上既不是個人問題，而又承認他們的腐化是有其政治思想根源及「經濟基礎」，如果等級差別不改變，不真正逐步縮小（要由國家公佈每年縮小差距的實況），那麼，即使目前出現的腐化分子一一清算了，以後還是會陸續出現的，說不定下次出現的腐化分子可能會是姚、張一夥的呢！因為他們至今還企圖隱瞞自己仍是高薪特權層分子，實際上仍是維護資產階級法權的代理人。

（四）關於「上山下鄉」。

姚文元在他的文章裏批評林彪反黨集團把「上山下鄉」誣蔑為「等於變相勞改」……擴大城市同農村之間，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把知識青年變成新的貴族階級。事實是否果真如此？我們暫且不談，總之，我們是縮小三大差別的 supporter。誰要是維持、鞏固、擴大三大差別，毫無疑問，我們是堅決加以無情的批判及反對的。反觀姚文元的理論，認為「上山下鄉」：是縮小三大差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有深遠意義的偉大事業……堅持知識青年同工農結合……學生不但從工農中來，而且回到工農中去……究竟是否從理論到事實都是如此呢？從表面上看，知識青年同工農結合，如果單從理論上而撇開社會和現實來說，確是可以說是縮小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的，而這漂亮的詞句又是可以一時混淆羣眾視聽的，但是一經拆穿，及聯系到實際的理論則不是那麼一回事。第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事實上只是下放農村，

一切都當作商品，包括他們自己在內。他們加入共產黨，為無產階級辦事，不過是為了抬高自己這個商品的等級，不過是為了向無產階級買高價。

總結地說，姚、張總算把問題提了出來，但不敢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具體化，以至清算自己所享有的資產階級法權利益，我們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張春橋最後只能提出：「只要我們幾百個中央委員，幾千個高級幹部帶頭，同廣大干部羣眾一起認真讀書學習，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我們一定能夠實現毛主席的號召，攪清楚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保證我們的國家沿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勝利前進。」

不！我們不要再受官僚階級的欺騙了。我們「只要幾百個中央委員，幾千個高級幹部帶頭」，以共產黨員的起碼品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人民勤務員的姿態，以身作則，清算自己所享受的資產階級法權利益，首先把自己享有的高薪制度拉平下來，實現列寧的主張：「一切官吏必經選舉，並可隨時撤換，其薪俸不得超過熟練工人底平均工資」（見無產階級在這革命中的任務一文）。如果他們拒絕這樣做，那就是證明他們是徹底的欺騙工農羣眾的傢伙，騎在人民頭上的，打着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旗號，維護資產階級法權的官僚特權層而已。「一切不願吃兩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貧農，下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一切決心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共產黨員，一切不願中國變修的同志們」，一切支持社會主義的革命的必須積極參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把章智明（學習與批判一九七五年第三期）與紅宣（歷史研究一九七五年第二期）所列舉的列寧的工資政策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聯系到中國社會現實來，促進運動的發展，徹底打垮修正主義及官僚階級的經濟基礎，這樣才能保證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了實現逐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我們提出初步的具體步驟和呼如下：

（一）要求立即公佈現存的國家機關人員、干部、與及工、農間的工資差別實況。

（二）修改憲法。起碼明確規定等級之間差別是不合理的，是要逐步縮小的。

（三）實現列寧的工資政策，首先實現所有黨、國工作人員其工資不得超過熟練工人工資水平。

（四）設立非黨的工農羣眾檢察機關。（註）監督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執行。

（註）：參看列寧選集第四（二〇四頁）「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

「在我們的革命過程中，實踐創造了一種機構，這就是非黨工農代表會議，我們正在全力支持，發展和擴大這種機構，以便考察羣眾情緒，接近羣眾，滿足羣眾的需要，從他們中提拔出優秀的工作人材來擔任管理國家的職務等等。最近頒佈的關於把國家監督人民委員會改組為「工農檢查院」的法令中，會規定這類非黨的代表會議有權選出國家監督委員來擔任各種檢查工作等等。」

# 反對官僚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

大約在一九七〇年，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以後，毛澤東在與斯諾作私人談話時說：「黨正走着修正主義（蘇聯）的復辟主義道路，正在誕生一個新階級，一些官僚勢力的統治者，一羣脫離人民的幹部貴族。」（見一九七二年×月新晚報譯載「革命長程」⑩）

我們對毛澤東的話百分之百附議，但他沒有把這樣正確的話寫成指令，當做語錄，普遍登載在報頭和所有刊物的第一頁。現在進行中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運動」，遠沒有指出這一個明顯的目標，我們認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徹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首先必須反黨，反國家機關，軍隊，工廠，公社等組織中的自發形成的官僚主義，官僚階層。

## 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蘇聯當時爭論本身，還有無產階級專政與「國家消亡」問題，官僚主義正是躲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陰影之下，所以托洛茨基說：「無產階級專政，乃是資產階級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當中的一個橋樑。所以在本質上說來，牠帶有暫時的性質。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其附帶的但也是很重要的任務之一，便是準備自身的解體。」

這個「過渡時期」的特徵，就是「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托洛茨基認為「社會主義的國家，縱然在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如美國建立起來，也不能即刻供給每個人到「各取所需」程度，因之還要被去鼓勵每個人盡可能的多生產。在這種情形之下，鼓勵的責任，自然落在國家的肩上，而在國家方面，也不能不採取資本主義所造成按照勞動來支付的方法，雖然加以種種修正加以改良。」

托洛茨基引用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資產階級法權……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它經過長久的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裏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對於馬克思這段話有如下的解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

托洛茨基認為這個結論對於了解蘇維埃國家的性質，有決定的意義。他說：「只要以社會主義的轉變為己任的國家，一天還要被迫以強暴手段來保衛不平等，即保衛少數人物的物質特權，那牠就一天還是「資產階級式」的國家，縱然沒

有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式的分配標準，原是為了加速物質力量的發展，牠應該有助於社會主義的目的才對——但這只是在最後的分析上說的話。工人國家從最初即直接帶有兩重性質：在牠保障生產手段（資料）的社會公有上，牠是社會主義的；在生活的分配上，牠採用資本主義的計算價值的方法，以及從這種方法所發生的各種結果，牠又是資產階級的。……」

「工人國家之最後的面目，要由牠的資產階級的傾向和社會主義的傾向之間，相互關係的變遷如何而決定。若是後者戰勝，那事實本身就應該意味著憲兵的最後消滅，亦即國家解體成爲一種自治的社會。僅僅從這點看來，就可明白蘇聯的官僚主義問題有何等重大意義，不但在牠的本身而且以牠作個象徵來看。」

以上所引托洛茨基的話，都見於他著的書：「被背叛的革命」，這本書科學地分析和批評史大林走上官僚主義墮落的過程種種方面，絕不含有黨派成見。這種批評也不是「事後諸葛亮」，因為從列寧死後，托洛茨基就繼承列寧遺志，和史大林的官僚主義作鬥爭了。

這種鬥爭中的一個方面，乃是「反公平，反平等」的問題，換言之，就是反對派提出的如何「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史大林也是從馬克思對於「哥達綱領批判」的一封信中，得出下面結論的，即：按照馬克思的意見，在社會主義初期，分配範圍內仍將保持資產階級法權。但馬克思並不是說在那時候要創立新的不平等，祇是說，在工資範圍內，舊的不平等不能一下子就消滅，需要相當時期逐漸地消滅吧了。史大林利用馬克思科學的論斷，不正確地解釋成爲官僚階層取得特權與利益的理由，彷彿過去革命所獲得的勝利，祇不過讓官僚階層能坐享其成。他們進行兇猛瘋狂的鬥爭來反對「平等」，反對「不斷革命論」，免得這些理論妨礙他們的既得利益。

史大林在保衛這些利益時，得到大批大幫的擁護者，其中有以前的自由黨人，社會革命黨人，門雪維克。他們擁護國家的甚至黨的機關中，對史大林大唱讚美歌。

毛派向來不許貶斥史大林，但發生學習運動之後，「學習與批判」有一篇文章說，「蘇聯從列寧逝世之後，逐步放棄了巴黎公社的工資原則

。斯大林……在工資分配方面，由於形而上學思想的束縛和缺乏經驗，強調技術而忽視政治，強調專家而忽視羣衆，強調物質鼓勵而忽視政治思想工作，強調反對平均主義而不反對高低懸殊，結果按勞分配絕對化、凝固化，不斷擴大了黨政負責人和知識分子與人民羣衆個人收入方面的差距。……不可否認，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蘇聯，已經對一部分人實行高薪制度，已經有一些幹部脫化爲資產階級分子。」

下面幾句話，說的雖是赫魯曉夫，但對於史大林一樣合適：「在工資分配方面，他用「物質刺激」來偷換「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扶植那些盤踞各級領導崗位的脫化變質分子，形成蘇聯社會上的新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

以上的話，除了不準確的用語「階級」兩字我們不能同意外，其餘都可以簽字在上面，我們幾乎懷疑這都是從左派反對派當時綱領上抄來的呢！

無產階級專政之加強，乃是階級矛盾發展的結果，毛澤東說：「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官僚階層發展得如此根深蒂固，簡單地說說「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是無補於事的了。我們贊成毛澤東學習無產階級專政運動，但這運動必須廣泛而深入，直至在政治上徹底打到佔統治地位的官僚階層，擴大無產階級民主，實行真正的專政！

官僚階層的形成，與黨員成分大有關係，據斯諾在「大河彼岸」一書引用在黨中一位地位很高的領導人的回憶：「一九二七年，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屠殺之初，我們共有五萬人。在幾次大屠殺之後，剩下的便只有一萬人。今天，我們這羣人中只留下了八百名。」

「我們的黨員人數目前超過了一千七百萬，中國共產黨一位負責人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宣佈：「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入黨，而百分之七十是於一九五三年後入黨的。他們是黨的新血，很多人還未有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

「知識分子黨員（指教師、學生、工程師、技術人員和其他專業人員）人數從一九五六年的百分之五增加至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工人階級黨員的比率也佔了百分之十五，少數民族

的黨員佔百分之四。農民黨員仍然佔着較大的比例，但比率從接近百分之七十跌至百分之六十六。」

後來在「革命長程」中，斯諾有更簡潔的說：「到一九五六年，人民共和國只有七歲，黨員已達一千萬，其中百分之八十是革命後才入黨的。到一九六〇年，黨員人數增加到一千七百萬，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朝鮮戰爭之後才入黨的，到一九六五年，黨員據說接近一千八百萬，還有三千萬共青團員。三分之二的黨員是農民出身，但行政幹部中有許多技術人員和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除了高級領導層以外，黨的老戰士變成了遞減的少數。」

關於黨員成分所起的作用，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從未加以分析，中共是在農民武裝鬥爭的勝利中取得政權的，但農民出身的黨員，據後來事實表示，容易走上資本主義腐化的道路，最近報刊上又重新加以揭露。一九五三年，中共崑山縣西宿鄉的九個黨員中，有五個做生意的，四個買地的，可見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如何能使黨員變質！

這種黨員成分的變化，正是讓史大林走上官僚主義道路的土壤，據托洛茨基的分析：「在十月革命之後五年以內，百分之九十七的黨員在革命勝利之後入黨的。再過五年，則一百萬黨員中之絕大多數，對黨在革命初期的情形是茫然的，更不用說革命以前的秘密狀態了。」

祇要說出這一層就夠了，那時至少有四分之一的黨員祇是在一九二三年以後才入黨的。革命前入黨的黨員數——這是說，曾經從事秘密工作的革命者——已不足百分之十。一九二三年那年，黨被大羣青年無試驗的人所沖淡了，他們很快地被定型着，藉以在機關中職業家們的激勵之下起靈活的Yes Man（百依百順的人——譯者）的作用。黨的革命核心之此種削弱，乃是黨機器對「托洛茨基主義」勝利的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

我們非常同情毛澤東提出的教育運動，而且也相信他企圖解決的反對官僚主義，修正主義種種問題，但要這種運動行之有效，必須允許黨內有派別存在，黨外有黨派存在的權利，而且要徹底解除史大材化，恢復列寧主義的歷史真實，排除個人崇拜，實行民主。



# 第一個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王實味

堅鋒

想起王實味，這個曾經參加過托派的秉性耿直的人，確實使人黯然的。他的性格和遭遇，使他成爲第一個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犧牲者。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往往不是由於認識了馬克思主義，而是由於反抗社會的不合理的黑暗勢力，他爲了李芬同志的慘死，激發起他的「生活和戰鬥力量」；他的寫「野百合花」，也是用以獻給這個「聖潔的影子」的，同時又認爲生長在延安山野間的這些美麗的野花，其球莖畧帶苦澀而有藥用的價值，他借此向延安黨的領導進一次諷諫。

我們現在引用的「野百合花」第四節，標題是「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這題目非常合適地觸及了現在毛澤東「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中心，可是毛澤東在當時想不到最初最先反對「不平等」的人，就是一個反潮流者，一個受過托派在蘇聯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訓練的人。毛澤東爲了衛護「不平等」，衛護官僚主義的「等級制度」，竟出面加以整肅，通過後來被稱爲「黑幫反革命分子」的周揚，迫使王實味陷於半瘋狂，最後由保安部秘密處決了。

現在引用原文如下：

聽說，曾有某同志用與這同樣的題目，在他本機關底報紙上寫文章，結果被該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於半狂狀態。我希望這是傳聞失實。但連稚弱的小鬼都確鑿會有瘋狂的，則大人之瘋狂，恐怕也不是不會有的事。雖然我也自覺神經不像有些人那麼「健康」，但自信還有着足夠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不致陷於瘋狂，所以，敢繼某同志之後，也來談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這不需要我來做八股。因爲，我敢保證，沒有半個伙伙（我不敢寫「伙伙」，因爲我覺得有些諷刺的意味；但與他們談話時，我底理性和良心叫我永遠以最溫和語調稱呼他們「伙伙同志」——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呀！）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談到等級制度，問題就稍微麻煩一點。

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爲它實際存在着。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需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

說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一）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制。

這些理由，我認爲都有商量餘地。關於一，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憊的軀體支撐着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着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鐵一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責重責任者，也可畧予優待。關於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給制，也不應有太大的等差；對非黨人員可稍優待，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閉嘴。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稜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爲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就叫你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原載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二日延安「解放日報」）

我們可以看到，在共產黨歷史上，王實味也許是第一個引用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上提出的原則，這時蘇聯的等級制已發展成爲嚴重的官僚主義禍害，甚至波及到其他兄弟黨，落後的幼稚的中國共產黨也視這種「不平等」和「等級制」是當然的，提出反對意見的便是異端分子，托派，人人皆曰可殺了。直至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生產制二十五年之後，官僚主義禍害普遍地危及無產階級專政了，劉少奇和林彪「走資本主義道路」已十分穩固了，毛澤東才大聲疾呼地起來要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他應該想到王實味當年的忠言，應該認識這個托派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一片丹心！他的屍骨早已無存，但他的「野百合花」永遠開放在中國社會主義的大地上，爲真正的革命者所矜式！

## 過渡綱領

托洛次基著

爲甚麼那麼多的革命鬥爭結果都失敗？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當今天力量還是那麼細少的時候，又怎樣能夠建立羣衆的革命黨，去領導未來的工人階級鬥爭走向勝利？

托洛次基的過渡綱領，總結了他一生作爲一個國際革命領袖的經驗，提出一個方法，圍繞着那些適合它們當前切身需要的要求來動員被壓迫者，從而引導走向消滅壓迫它們的基本根源——資本主義制度。

在當前對革命策畧的爭論中，過渡綱領應該是每一個革命者都必須細讀的文章。

### 新書介紹

### 新書介紹

## 論蘇聯國家性質

英文原名：保衛馬克思主義 托洛次基著

定價八元

劉少嚴原譯

再版向青編校

一九三九年第二世界大戰前夕，蘇聯在史大林官僚私黨統治之下，面對着帝國主義日益嚴重的威脅，不得不轉移它與德國尋求和解的機會主義政策，派軍進入芬蘭。

紅軍的行動，立即引爆了全球反動力量的叫罵，聲稱「蘇聯帝國主義」實行「擴張政策」。

面對着龐大的反蘇的社會壓力，一些還沒有完全站穩在革命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就對托洛次基主義派「保衛蘇聯」工人國家的立場產生了懷疑。

於是，一場保衛革命原則，反對小資產階級傾向的鬥爭就無可避免。激烈的鬥爭就全面地在國際托洛次基主義運動裏展開。

爭論從「在大戰中保衛蘇聯」這個立場開始，到蘇聯的國家性質，到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與資產階級實證邏輯，再發展到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

總而言之，爭論在於：馬克思主義還是小資產階級修正主義。

托洛次基參與了這場思想鬥爭——事實上是他被史大林所派兇手暗殺前的最後一次鬥爭——全面地保衛了馬克思主義。

「蘇聯國家性質」（英文原名：保衛馬克思主義）一書，就是收集了托洛次基關於這次鬥爭的部份文章。此書於四十年代由劉少嚴君譯成中文，以「蘇聯問題與辯證法」爲名出版。再版時由編校者向青君在導言中，以托派的立場，論證中共今天指蘇聯爲「社會帝國主義」的謬誤。

對於要瞭解「社帝」本質的人，本書是必須一讀的。

# RED WEEKLY

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

## SUBSCRIBE

SUBSCRIPTION RATES:

DOMESTIC: £6 per year

£3.00 for 6 months

FOREIGN: £9 per year surface ma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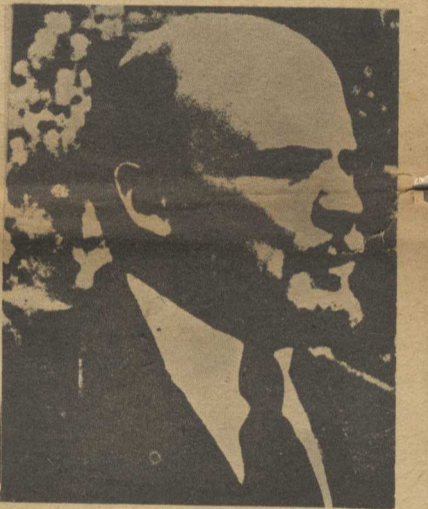
£12 per year airmail

Write to RED WEEKLY (distribution)  
182 Pentonville Road,  
London N.1. ENGLAND.

NAME.....

ADDRESS.....

.....AMOUNT ENCLOSED.....



## 列寧在十月革命後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的鬥爭

(節錄：原載「歷史研究」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紅宣

「……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的結果必然會造成人們富裕程度上的差別。這是一面鏡子。十月革命前，列寧就明確指出，工資制度上實行巴黎公社原則，是無產階級政權的基本標誌之一，這個原則也適用於「技術人員、會計及所有有公職人員」。十月革命一勝利，蘇維埃政府立即頒布法令，按照公社的原則，把高額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的工資水平。後來，由於利用資產階級專家的需要，列寧在一九一八年春，提出付給資產階級專家高薪的政策。但是列寧強調指出，這是給資產階級專家的「貢獻」，這樣做的目的，正是為了「利用資產階級專家來重新耕土壤，使這土壤上絕對不能再長出任何資產階級」。列寧說，這個辦法顯然是一種妥協，是一個臨時措施；而且，這種「高額薪金的腐化作用」必然會「影響到蘇維埃政權」。列寧指出，工人羣眾對「哈林之流認為給專家高薪」看不出這裏有任何違背原則的地方，列寧斬釘截鐵地指出：這「是離開巴黎公社和任何無產階級政權的原則的」，「如果對專家隱瞞這一點，那我們就是墮落到了資產階級政權的水平，那就是欺騙羣眾」。

蘇俄的工資幅度是：從大約六百盧布到三千盧布，相差只有五倍。列寧說：「為了把最低工資和最高工資拉平些，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今後還要繼續做下去」。一九二一年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強調要縮小某級之間的工資差額，盡可能比較平均地分配消費品。一九二二年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指出，要堅決結束部分共產黨員在工資方面的巨大差別，同利用新經濟政策在黨內培植資產階級習氣的現象進行鬥爭，制止共產黨員領導者個人發財的企圖。一九二三年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進一步明確，今後總的工資政策應當是：或多或少地拉平一切工業部門的工資和縮小黨內物質不平衡現象，並指出這種物質不平衡現象的個別細胞有發生脫化的危險。

列寧經常告誡全體黨員，不能夠也不應該為自己要求特權，規定黨員負責工作人員沒有權利領取個人特殊薪金、獎金及額外的報酬。對於這些，列寧自己身體力行，以身作則。他日夜為革命操勞，在最艱苦的歲月裏，吃的是和普通工人一樣的麵包，他的薪金也同當時技術工人相仿。一次，人民委員會總務處處長出於對領袖的愛戴，為了列寧的身體健康，擅自把列寧的薪金提高了三百盧布，列寧知道后立即嚴厲地指出，這是公然違法的行為，直接破壞人民委員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令，並宣布給了他嚴重警告處分。……

「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必須加強共產主義教育，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核心是等級制度。列寧堅決反對黨和國家工作人員享有任何特權，痛斥那些想「把知識變成保護錢袋特權」的人是資產階級的奴僕，要求反復不倦地剷除官僚主義的莠草，打擊利用職權違法亂紀的行為。……」

「社會主義社會既存在資產階級法權，又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這本身就是一個辯證發展的過程。列寧十月革命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充滿了革命的辯證法。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既有本質區別又有一定聯繫，資產階級法權存在，逐步縮小直至最後取消，正是這種區別和聯繫相互作用和鬥爭的必然歸宿。我們承認它，正是為了限制它，取消它。」

## 有這樣一張便條

(節錄：原載「學習與批判」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章智明

「……在列寧看來，無論是人民委員會主席，還是普通的工人和農民，只有革命的分工的不同，並無身份上的差別。地位高了，官做大了，只意味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必須為黨和國家更多地貢獻出自己的力量，而並不意味著可以背離人民委員會的規定去搞什麼特權。」

「我們把官條趕走了，但是他們又來了，他們自稱是「共產黨人」，如果稱不為共產黨人，則戴上紅領章，爬到一個安樂窩裏去。怎麼辦呢？要再三同這種壞傢伙作鬥爭，如果這種壞傢伙鑽了進來，就要清除他們，趕走他們，通過黨員工人和經過長期了解的農民來進行監督。」

(列寧全集第29卷第14頁)

「但遺憾的是，蘇聯從列寧逝世以後，逐步放棄了巴黎公社的工資原則。斯大林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參看節錄者註：……)但在工資分配方面，由於形而上學思想的束縛和缺乏經驗，強調技術而忽視政治，強調專家而忽視羣眾，強調物質鼓勵而忽視政治思想工作，強調反對平均主義而不反對高低懸殊，結果把按勞分配絕對化、凝固化、不斷擴大了黨政負責人和知識分子與人民羣眾個人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如「赫魯曉夫的假共產黨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不可否認，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蘇聯，已經對一部分人實行高薪制度，已經有一些干部脫化為資產階級分子」。

# 書評

## 蘇聯修正主義的根源

書名：蘇聯怎樣變成社會帝國主義國家的？

作者：蕭道琳  
出版：香港朝陽出版社

顧名思義，這本書的主題，是解釋蘇聯怎樣從社會主義祖國，變成今日背叛世界革命，壓迫社會主義兄弟國，鎮壓奴役蘇聯人民的蘇聯。可是，這個主題，却剛剛是作者最過不談，却剛剛是讀者看完全書產生的最大疑問。

全本書的重點，都是揭露蘇共在國際的種種惡行，與及部份地揭露蘇聯的內部社會矛盾。這些揭露很多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但也有虛構出來，用來攻擊托洛斯基運動的，例如在八十七頁，作者就無恥的扯着這樣的謊言：「蘇聯還利用托派份子在香港搗亂，妄圖建立反華據點。但因為尾巴暴露，不得人心，現在看來，顯然是大大的失敗了。」

但是為甚麼作者羅列了這麼多資料，數字統計，而不針對書名的主題加以分析呢？作為香港毛派第一本理論上攻擊蘇修的書，為甚麼拿不出理論來呢？這殊非偶然。因為一方面要保衛斯大林主義，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在理論上證明蘇聯的國家性質已改變了，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問題是：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性質已根本改變了，現代修正主義——赫魯曉夫主義也好，勃列日涅夫主義也好，始終都是斯大林主義的傳人，始終都跳不出斯大林主義的範疇。

正是因為這個道理，所以作者只能草草以幾句「蘇聯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對於如何鞏固無產階級的專政，避免資本主義復辟問題，還缺乏經驗。在這種情況下，讓蘇聯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赫魯曉夫，在斯大林逝世後，使用突然襲擊的方式，篡奪了黨政大權。」(二十二至二十三頁)便算交待了蘇聯變質的過程和原因。

其實，如果作者稍有些微馬克思主義常識，稍稍知道一點唯物辯證法的話，早就應該無地自容，早就應該放棄用這樣一個分析性的題目。為甚麼說作者要保衛斯大林主義，就無法解釋變質呢？很簡單，因為很多問題，並不是今日存在的，而是早在斯大林時期已存在的。例如當作者大談目前蘇聯「工人是奴隸」，廠長是「貴族」，「利潤掛帥」，「物質刺激」這些現象時，作者也許料不到，最近「學習與批判」也被迫承認「蘇聯從列寧逝世之後，逐步放棄了巴黎公社的工資原則。」列寧死後，當權的不是別人，

正是斯大林。「工資原則」的重要性，國內學習無專運動談的已很多了，相信不用我再重覆。

談到臭名遠播的KGB，「國家安全委員會」，它的前身，正是斯大林一手締造的。對內的秘密警察統治，早在斯大林時期，已是社會制度的具體內容。

在侵略捷克問題上，我們當然反對蘇共，支持捷克人民。作者雖然反對蘇軍侵略，但並不見得支持捷克人民在社會主義內爭取無產階級民主的正義要求，所以將「布拉格的春天」，說成是「國內實行全面的資本主義復辟」(!)，但如果真是這樣，如果蘇聯又是另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為甚麼不歡迎捷克資本主義的復辟？反而要動用坦克車，軍隊去粉碎捷克運動呢？

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人民的中心要求，是要實現無產階級民主，是要工人有更大控制工廠，羣眾有更大控制社會的權力，這是復辟資本主義嗎？不！捷克先進份子根據的，正是目前國內學習無產階級民主大引特引的幾句話：「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蘇聯害怕捷克人民實現無產階級民主，就是害怕東歐的人民會紛紛響應捷克，蘇聯人民也會進行同樣的鬥爭，根本危害蘇共的官僚統治。中國由於「無產階級民主從來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主要民主百萬倍」，也由於支持捷克人民爭取無產階級民主，便會危害本身的官僚統治基礎，所以才兩面反對。

事實上，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時，力主蘇軍侵入匈牙利的，不是別人，正是今天口口聲聲反對「霸權」的中國共產黨！

作者在所有這些問題上，可以說完全喪失了最基本的推論能力。為甚麼？只因盲目支持，與事實相連的教條和虛構，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故此，作者對蘇聯的前途，當前各種反對派的性質，未來蘇聯革命的性質和路向，都畧而不談。比較之下，國內的理論家就聰明得多，明知無法亂說，就索性不談「蘇修」怎樣變質的問題。事實上，真正以唯物辯證法，以大量事實來處理這個問題的，正是毛派攻擊的昔日說牠「反蘇」，今日又說牠「親蘇」的托洛斯基主義者。

### 節錄者註：

從章智明所指出的事實只有證明：蘇修的所謂復辟實質是從斯大林當權時開始，赫魯曉夫輩只是斯大林的繼承人而已，因此斯大林是罪魁禍首。他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而章智明竟然還說他是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顯然是絕大的錯誤。斯大林的錯誤是不可饒恕的，是完全背離馬列主義道路的。同時也間接證明了當時斯大林與托洛斯基的鬥爭，正確的方面是托洛斯基。

# 朝鮮統一與南韓鬥爭

華安

美帝在印支慘敗後，東南亞各國的反動政府，已開始採用比轉讓性的政策，希望藉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共存」以自存。可是，南韓朴正熙反動政權，却不願，也很難採用同樣的「戰術」。

這是因為，除了日本外，南韓勢將成爲美帝在東亞的基地。這個基地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抵拒着北朝鮮，壓制本土的反政府運動。另一方面，它又要負起保衛日本帝國主義，台灣蔣幫反動政權的責任。

所以，朴正熙除了加強依賴美日的軍事政治，經濟支持外，別無他法。日本外相宮澤喜一十分明白這個利害關係，提醒國會云：「假如我們不予充份重視的話，朝鮮半島目前微妙力量均衡如果崩潰，就會造成新的衝突」。並且在駐南韓美軍問題上說：「去年聯合國否定了北韓提出解除聯合國部隊（其實是美國部隊）指揮部的建議，日本支持南韓」，「假如聯合國大會今年表決的結果與去年相反的話，那就意味將會失去和平的保障，而日本只好想辦法來代替之！」

至今爲止，美帝曾三番幾次，保證要武力「保衛」南韓的決心，甚至表示不惜動用核武器來對付北朝鮮。可是，可能是由於前西貢政府的經驗，南韓反動政權放心不下，通過執政的民主共和黨的政策委員會主席朴鏡圭對美國施加壓力：「有些時候從華盛頓傳出的許多意見都令人氣餒」，「我相信重審我們（美國與南韓）的防衛要求，加強聯盟，改善軍事設備和各方面的緊密合作，正是時候了。」

可是，就是美日全力支撐，南韓政權也勢難支撐。從七三年以來，南韓的各種社會矛盾，已日趨爆炸性。特別是高壓的暴政，已逐漸形成與政府尖銳對立的反對勢力。這股反對勢力，又隨着朴的殘酷鎮壓，而迅速地擴展羣衆基礎和積聚力量。今天，反對勢力不但來自大學，工人，同時也來自小資產階級，甚至部份資產階級。這意味，很快南韓必會踏上今日泰國的道路。

其次，經濟衰退帶給工人的沉重負擔，已創了工人鬥爭爆發的直接因素。目前的高壓，仍以抑下這場爆發，但一旦社會形勢改變，工人爭一定會風起雲湧地發展起來。

第三，南韓的鬥爭，正得到愈來愈多日本進士人學生羣衆的支持，這種支持，無論是精神上或者是實質上，都勢必發生很大的作用。

最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便是社會主義北朝鮮的存在。北朝鮮的存在，是支持南韓鬥爭的強大後盾，而且事實上北朝鮮也十分關心南韓反鬥爭的成敗，很致力於朝鮮統一運動。

事實上，南韓反鬥爭的出路只有一條，便是在南韓建立社會主義，和北朝鮮合併。

## 駁斥施萊辛格的戰爭叫囂

### 朝鮮責美施核讹詐

#### 指出朴幫以「南侵威脅」掩蓋其北犯謀

【新华社平壤二十一日電】朝鮮「勞動新聞」六月二十二日發表評論員文章，譴責美帝國主義的核讹詐。

文章說，美國國防部長施萊辛格六月二十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叫囂，如果在朝鮮爆發戰爭，美國將考慮使用核武器。文章說：「這是反對朝鮮人民的凶惡的威脅和讹詐。」

文章說：「事實表明，在朝鮮，日益增加的並不是美帝及其走狗叫囂的「南侵威脅」，而是北侵威脅。」

文章在談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一再申明自主和平統一祖國的立場時指出：「儘管如此，美帝及其走狗仍然叫

喊「南侵威脅」的謊言，這正是為了掩蓋他們反對我們的侵略戰爭的陰謀。」

文章說：「美帝國主義想以「實力」來威脅我們，但是我們絕不會被嚇倒。我們對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威脅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敵人敢於燃起反對我們的戰火，那麼，我們將徹底消滅敵人，統一我們的祖國。」

朝鮮中央通訊社六月二十二日也發表評論，譴責施萊辛格的談話。評論說：「不論美帝國主義者怎樣猖狂地進行核讹詐和採取挑動新戰爭的行動，也無法使他們在南朝鮮的殖民主義統治擺脫日益嚴重的危機，而只能加速他們的滅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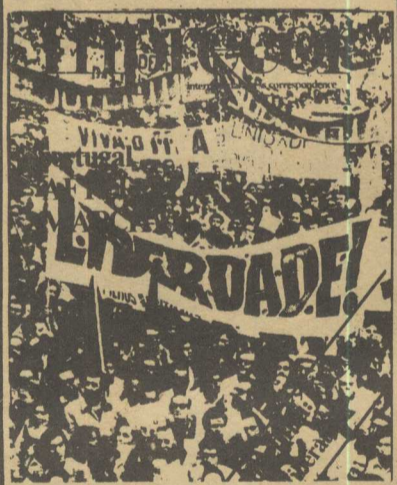
## the next issue (no. 27/28, June 5) will be devoted to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64 pgs.)

It will be the second of our twice-yearly special issues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e first, "The Generalized Rec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ist Economy," was our January 16, 1975, issue, No. 16/17.)

The issue, edited by Ernest Mandel, will include, in addition to an article on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world economy, analyses on the United States, Spain, France, Italy, Africa, raw materials, and

### subscribe now

SUBSCRIBE TO INPRECOR (International analytic and information journal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Fortnightly information organ of the United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published in English, French, Spanish, and German.

#### SUBSCRIPTIONS:

1 year (25 issues) — US\$17;  
TO SUBSCRIBE: TO PAY BY PERSONAL CHECK OR INT'L BANK MONEY ORDER: Send name and address to INPRECOR with check made to the order of GISELA SCHOLTZ.  
TO PAY BY INT'L POSTAL ORDER: Send name and address to INPRECOR.  
76 rue Antoine Dansaert  
Brussels-1000 Belgium  
Send postal order to  
GISELA SCHOLTZ,  
127 rue Josse Impens, Brussels 3,  
Acct. No. CC P000-1085001-56

INTERNATIONAL  
A NEW ISSUE OF THE IMG'S  
THEORETICAL JOURNAL

Mandel on  
WORKERS' SELF MANAGEMENT

THE CLASS STRUGGLE IN EUROPE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BRITISH RULING CLASS

PORTUGAL-ONE YEAR OF TURMOIL

CHILE-THE COUP AND AFTER

Now Available Price 40p + 8p (p&p).  
Subscriptions £2 for 4 issues (inland) from INTERNATIONAL-AL, 97 Caledonian Road, London N1.



# 葡萄牙革命的前途

亞之

## 落後的殖民帝國

十五、六世紀時，葡萄牙是最先進的殖民帝國，他們發現好望角，繞航全世界，掠奪落後民族，擁有比本島大二十多倍的領土，可是由於歷史條件的改變，牠到十八世紀時已成為一個非常落後的人數達一百六十萬，由於避免四年強迫兵役，青年人出國的越來越少。

十三年來為了應付殖民地戰爭，葡萄牙已弄得民窮財盡。陸軍軍力達二十二萬人，三分之二——十四萬五千人派在國外，國內生產的勞動力祇有三萬萬人，全年支出九億美元，軍費支出佔五億元，即佔百分之五十以上。

工業落後，農業更落後，大莊園主祇知對農民誅求，不可能改良農業生產，佔全人口三分之一的農村居民，完全生活在貧苦之中。

葡萄牙的經濟主要靠殖民地剝削，但最大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三鼻給的武裝鬥爭，不斷取得勝利，如果葡萄牙不結束戰爭，必然會完全失去對殖民地的統治。資產階級內部因此發生危機，造成去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政變。

## 矛盾的爆發

實際上，政變發生了二次，第一次政變失敗了，政變由被徵入伍的士兵和低級軍官主持，他們是新近被革職的史賓諾拉將軍的追隨者，他曾任參謀部聯席會議副主席，寫了一本反對繼續進行殖民地戰爭，他企圖應用新殖民地主義——政治上和平讓步，經濟上保持臣屬關係的方法，去統治安哥拉和莫三鼻給。第一次政變雖然失敗，但整個脆弱的社會秩序已受到極大的震動。過了一個另十天，第二次政變成功了，領導政變的「武裝部隊運動」，以青年軍官為首，政變後推舉史賓諾拉上台，組織了七人軍事執政團。但這個臨時政府既不能解決殖民地戰爭，也不能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通貨膨脹，生產停滯，工人失業，社會動盪不安。可是二次政變揭開歷史積聚的矛盾的蓋，第一個矛盾表現在八個反抗兵役的青年拒絕執政團的赦免，赦免的條件，必須他們在兩個星期之內向兵站報到，他們不服從命令，認為政府沒有改變殖民地戰爭政策，對於超過十萬人因拒絕兵役逃出國境的青年人說來，除非完全停止戰爭，他們決不願接受軍事執政團的赦免。

## 羣眾運動的發展

軍事執政團由激進的青年軍官支持，但為了號召才擁戴史賓諾拉的，羣眾運動日益左傾，勢必影響到士兵與軍官的分裂，軍官當中，上層與下層也開始分裂，所以矛盾的第三點，執政團不能容忍民間機構的「小型革命」所引起的連鎖反應。有一大羣的市長，部長，董事長和官吏都在小型革命中下了台。

大學中的學生，採取一九六八年法國巴黎學生造反的形式，要求全面改革教育制度，清洗不稱職的教職員，貼大字報。軍事執政團企圖制止這種自下而上的革命運動，但沒有什麼效果。

## 右派的再一次政變

在二次政變中被捧上台的史賓諾拉，本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希望從內部改良，因為統治多年的法西斯政權，已把葡萄牙領入政治、經濟、軍事的斷頭港了。但革命之火，使資產階級問題在大地在燃燒，如果不趕快撲滅牠，有一天會以飛躍的發展爭取革命的領導權，為葡萄牙的社會主義革命努力。

政變一發生，千千萬萬的葡萄牙人民湧上街頭，反對將任何獨裁統治再強加於人民身上的企圖，工人糾察隊設立路障，檢查車輛。左翼團體、工會、傳單滿天飛；大字報貼滿街頭。號召「沒收財產」，「反對資本主義」，「打倒鎮壓」，「不要選舉」……政變激發起人民的革命熱情，而且讓革命主題更突出，羣眾意識有飛躍的發展，提出老問題，尋求新解決；在街頭，在工廠，公開討論的迫切要求，逐漸走上建立獨立組織，自衛，管理工廠委員會的道路。

政變在士和人民抵抗之下粉碎了，史賓諾拉一夥向西牙逃亡。美國和西班牙趕快否認和政變有關，實國際資本是這次政變的主要導演，葡萄牙軍隊雖小，如果革命成功的話，一定會使歐洲無階級興起，北約國家都受到震撼。

左翼軍組織了新的「革命委員會」，這是由二百四十名軍官做主幹的，軍官和兵士本身不是一個階級，但構成特殊的社會勢力，牠受階級鬥爭的影響不斷發生分化，表面上，牠超出於階級之上，階級鬥爭的仲裁者，但牠往往被社會矛盾分裂不可能成立一個穩定的政制，「革命委員會」不過具有過渡的性質。

## 共產黨社會黨的作用

四月政變發生，長期潛伏的地下黨立刻冒出來，共產黨領導人康何爾於四月二十日回到里斯本，他在去的十二年中，一直流亡在布拉格和莫斯科。消說，他背後受到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在歐洲如果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即使小如葡萄牙，蘇聯總是有用處的。我們和毛的觀點不同，他們簡單否認葡萄牙革命是一種革命，而祇是「兩霸」在歐洲的爭奪工具，因為兩者都是動的，所以他們認為即使葡萄牙說來，也無什麼進步意義可言。牠們把「蘇修」、「葡修」都作一邱之貉，所以在葡萄牙的毛派極端派派上，牠們的工作重點不在如何促進革命運動上，而集中在精神反對「社會帝國主義」對於葡萄牙革命的干預。(註)

在第一次大政變時被列寧稱為臭死屍的第三國際社會黨，現在仍然盡牠資產階級級級的作用。葡萄牙社會黨領袖里斯通訪西歐，尋求對軍事執政團的援助，他向「北約」宣言效忠，主張留在共陣場。在史賓諾拉倒台之後，歐洲資產階級把委託在社會民主黨身上，牠是葡萄牙資產階級的最後支柱。

共產黨在影響之下，妥協成性，牠不敢勇敢地主張在葡萄牙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在下層民衆的革命推動之下，又為國際形勢所決定，牠不得不一步步地左傾。

## 羣眾推動革命前進

羣眾的革命一經開始，非把革命中提出來的問題徹底解決不可，如果鬥爭形勢十分不利，又由於革命領導的出賣，才會以失敗告終。葡萄牙工人階級及勞苦大眾正以全力進行革命，他們開始武裝，在工廠委員會基礎上組織工人糾察隊，與士兵共同執行追捕法西斯分子的任務。有秩序的佔領工廠，強迫銀行及各種企業國有化，不讓資本家破壞生產，美國資產階級的報紙「紐約時報」稱這種行動為「里斯本的真正政變」，因為牠已觸動了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

革命委員會受到羣眾的壓迫，不斷排除溫和派成員，以此保持政權，共產黨遊移不定，社會黨迷醉於議會制度，想以普選中的票數停止革命，替垂危的資本主義延續生命。

一九三一年西班牙發生革命時，外有納粹德國的援助，內有無政府主義者和史大林派的出賣，所以革命終於失敗了。此次葡萄牙革命的國際環境完全不同，美國正受到東南亞革命戰爭的激底打擊，糾纏於中東的糾紛；美蘇的對立，世界的經濟恐慌，都使帝國主義不可能以煽動內戰的方法撲滅葡萄牙的革命。史大林派的葡共雖然在革命中沒有起真正的領導作用，但有龐大的蘇聯的物質援助，在政治上自然佔絕大優勢。蘇聯的官僚階層，早已不是革命的友人，但在世界性的美蘇對立中，蘇聯有時仍能在落後國家的革命中起客觀上的進步作用，我們自然歡迎蘇聯對葡萄牙革命的援助，正如我們歡迎對東南亞革命戰爭的援助一樣，我們當然反對蘇聯與葡萄牙共產黨的階級合作政策，但由於葡萄牙國內外的矛盾過於激烈緊張，以致階級合作政策無法執行，一年之中，葡萄牙革命的演變已足說明這一切了，尤其西班牙的革命局勢，正處於爆發邊緣，即使蘇聯為了爭取戰時地位，也不可能讓葡萄牙西班牙的革命半途而廢，而這兩個落後國家成功的革命，勢必推動意大利和法國無產階級革命鬥爭。

國際形勢中的革命前途  
一九三一年西班牙發生革命時，外有納粹德國的援助，內有無政府主義者和史大林派的出賣，所以革命終於失敗了。此次葡萄牙革命的國際環境完全不同，美國正受到東南亞革命戰爭的激底打擊，糾纏於中東的糾紛；美蘇的對立，世界的經濟恐慌，都使帝國主義不可能以煽動內戰的方法撲滅葡萄牙的革命。史大林派的葡共雖然在革命中沒有起真正的領導作用，但有龐大的蘇聯的物質援助，在政治上自然佔絕大優勢。蘇聯的官僚階層，早已不是革命的友人，但在世界性的美蘇對立中，蘇聯有時仍能在落後國家的革命中起客觀上的進步作用，我們自然歡迎蘇聯對葡萄牙革命的援助，正如我們歡迎對東南亞革命戰爭的援助一樣，我們當然反對蘇聯與葡萄牙共產黨的階級合作政策，但由於葡萄牙國內外的矛盾過於激烈緊張，以致階級合作政策無法執行，一年之中，葡萄牙革命的演變已足說明這一切了，尤其西班牙的革命局勢，正處於爆發邊緣，即使蘇聯為了爭取戰時地位，也不可能讓葡萄牙西班牙的革命半途而廢，而這兩個落後國家成功的革命，勢必推動意大利和法國無產階級革命鬥爭。

註：大公報下列意見，正是代表毛派說法。



葡萄牙前天發生強烈地震，比它來，里斯本近來發生的政治大地震，更受人注意。

一週前，葡萄牙社會黨的機關報「共和報」被封閉，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結果由軍隊把企圖奪取該報控制權的葡修分子和拒絕離開的社會黨編輯人員，一起逐出了大廈。接着社會黨搞了個四萬人大示威，另一方面也搞了個幾千人「抗議北約海軍演習」大示威。這些現象，都反映了由軍人組織、社會黨和葡修「共產黨」三股力量控制的葡國政府，正醞釀着一場政治危機。

葡國朋友「旗號」的社會帝國主義，更為勢兇兇。它早已利用非洲人民打垮葡萄牙殖民主義法西斯統治的時機，加緊收買和培植殖民主義「共產黨」招牌的葡修分子，要那個在六十年代一直流亡在布拉格的葡修分子，執行社會黨對葡萄牙的一項長期計劃。據英國「泰晤士報」揭露，在葡萄牙建立由葡修控制的「一個」進步的民主政府。這就是直接控制這個歐洲西南翼戰略之地，為蘇聯爭奪歐洲的擴張主義戰略服務。近年來，蘇聯的遠洋捕魚隊的拖網船，在葡萄牙領海獲得了拋錨停泊的權利。法國一家報紙憤憤地說：「大家都知道，這些拖網船裏的攝影機和間諜裝置，比海網還多」。

## 葡國大地震 北約高峯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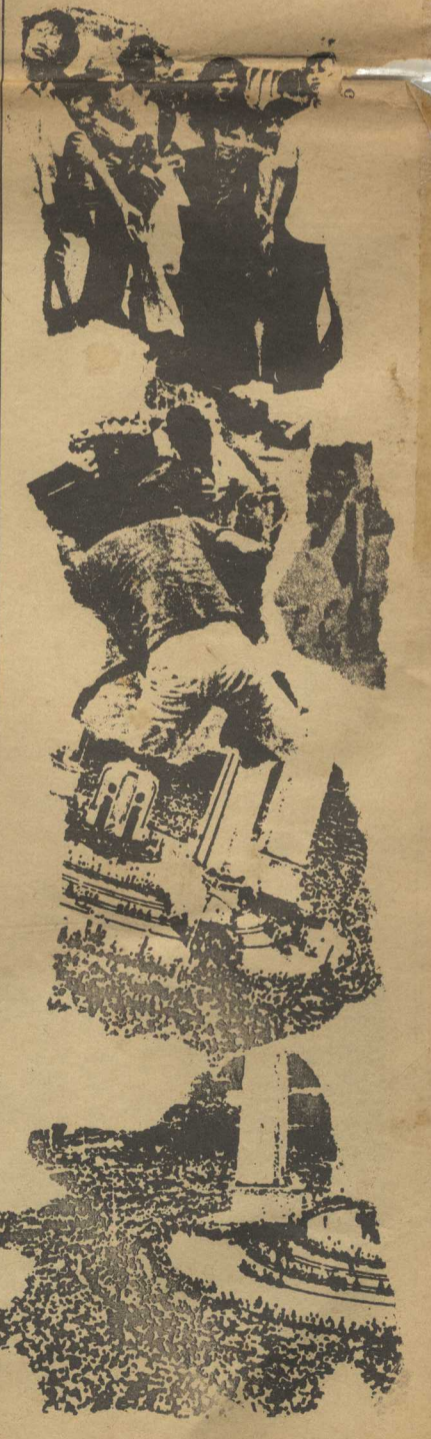
剖析里斯本這場政治大地震，震源遠達的來自莫斯科，而其震波，影響到馬德里、羅馬、遠及華盛頓。因此，首次飛越大西洋參加北約會議的美國總統福特，也表示關心「在北約聯盟具戰略地位的會員國葡萄牙的變化」。

葡萄牙這個歐洲西南翼小國的戰略地位，在加緊爭奪歐洲霸權的兩個超級大國看來，都是相當重要的。對蘇聯來說，這涉及要加緊它對歐洲的鉗形攻勢，力使美國失掉一個在地中海與中東遠透的中轉站。對美國來說，則是涉及要保存其原有軍事基地，特別是亞速爾羣島的軍事基地，保存不受蘇聯任何影響的這個伊比利亞半島。

對葡萄牙的爭奪，尤其是那個打着「各國聯合，看來正在開始了」。

美兩霸加緊爭奪歐洲的又一回「施君毛」

# 泰國革命的形勢



印支革命勝利後，東南亞革命的風暴中心，勢將不斷在泰國爆發，掀起澎湃尖銳的鬥爭。同時，隨着泰國革命鬥爭的高漲，在馬來亞、星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必定會發生激烈的回應，催發了這些國家羣眾革命鬥爭的發展和重現。

## 十月革命的意義

一九七三年十月革命的成就就是可觀的：它結束了乃他俄軍人獨裁政權的統治，喚發了工人、農民、學生的鬥爭，扭轉了階級力量的對比關係，和最低限度上在亞洲範圍內，削弱了美帝國主義的控制，限制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紮根。

首先，印支革命人民對美帝國主義的長期英雄鬥爭，逐漸在泰國人民中，特別是在先進份子中，確立了鮮明的榜樣，提供了反抗帝國主義前途，證明了勝利的可能性。反過來，泰國在越南革命中扮演的反動角色，強悍的武裝干涉，更逐次加強了越南革命對泰國人民的影响，更突出了印支革命鬥爭的英雄形象。同時，當時印支革命的局部勝利，美帝的局部退却，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對比的改變，也大大有利於泰國十月革命的發展。

其次，經過多年軍人獨裁專政，落後國家各種典型的社會矛盾不但無從解決，而且在徹底貪污腐化國家機器的控制下，而尖銳起來，加速社會階級的明顯分化，積累了一爆不可收拾的社會張力。

政治上，反對軍事獨裁，要求民主憲政的口號，已深刻甚至到在從前支持獨裁政權的階級中發生分化；這是很自然的，因為眼光比較遠的資產階級份子也感覺到，再維持高壓統治，勢必引起全面和不可挽回的社會爆發，威脅到現存制度的任何統治形式。在這種情形下，六月的學生動員，以及由於立憲份子於十月六日遭受鎮壓，而掀起十月革命，是殊非偶然的。

在十月革命中，學生運動受到羣眾普遍的堅持甚至參與，首先便表示了，羣眾在極度剝削壓迫下，把學生的反抗看成了社會普遍的反抗。反過來，在羣眾普遍熱烈支持下學生運動的成功（最低限度就拖垮獨裁政權而言），恐怖統治的結束，又直接刺激了羣眾運動的發展。在城市，工人鬥爭迅速蔓延，在每一階段爭取到的局部的經濟要求，使工人階級有了初步的獨立組織。在農村，十月鬥爭也發生了龐大的作用。在這種條件中，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總衰退影響下的泰國羣眾，起了正面的作用。事實上，七三年十月泰國形勢的一個特色，便是農民和工人鬥爭不斷地發展。

## 毛蘭友

正由於這個特色，學生運動所取得的成果，才可以保存下來，軍事政變才可以倖免。同時，正是由於社會鬥爭的不斷上升，實際任務已超越了「民主憲政」階段。事實上，十月以後，所謂「民主的」泰國政府，顯然完全無能解決，甚至和緩社會深刻的矛盾，所以才迫得再三更迭。在十月時作為革命動員的過渡性口號「民主憲政」，在十月後新的形勢中，已成爲不但過時，而且是反動的社會鬥爭口號了。基本上，泰國學生運動的分裂，即保守的「全國學生中心」(NSCT)和激進的「全國獨立學生聯合會」(FIST)就是立在這樣的政治分水嶺上，「全國學生中心」在十月後企圖將羣眾運動放在支持新政府的基礎上發展，並相信在新的民主制度徹底下有解決社會矛盾的可行性。

在農民要求激烈土地改革，城市工人從保衛實際工資到反抗剝削，不斷衝擊着社會制度的同時，學生在城市反日反美運動，亦有相當政治意義，而且是針對泰國政權的基礎，勞動羣眾和學生鬥爭的結合發展，使十月以後的泰國，總的來說，始終有利於革命的發展。

## 印支勝利後的新形勢

隨着越南革命勝利，美帝在印支失敗後，東南亞局勢起了根本的轉變。

一方面，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看來還是將統治的前途，寄託在美帝國主義的身上。另一方面，馬來亞、星加坡和泰國却採取與美國疏遠的態度。但是，在五月「東南亞國家協會」的外長會議中，「部長們已表示準備與印支各國共同進入友好及和諧關係」(路透社五月十五日電)，這說明了東南亞國家已感覺到印支革命的壓力，美帝力量的削弱，與日帶力量的無能。將東南亞國家這種主觀願望譯成政治術語，就是希望通過建立外交及雙邊關係的途徑，保持東南亞權力政治的平衡，另一方面藉此來防堵東南亞革命鬥爭的連鎖反應。

同時，目前除了印尼外，其他四個國家，都

忙於和中國建交。在它們的估計中，和中國建交意味着維持統治的新保證；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團結第三世界國家(以至第二世界國家!)的「革命」外交路線，是中國可能提供的最佳政治保證。在「外交正常化」的實際過程中，周恩來公開表示不反對馬來西亞的「叛亂份子」(即親北京的馬來西亞武裝部隊!)，接着有消息馬共趨於分裂；而北京政府對駐泰美軍的不尋常的緘默(我們不應忽視部份資產階級報刊報導中國支持美軍駐泰以抗蘇的未經證實的消息)，都使東南亞國家相信中國和它們維持「和平共存」的「誠意」。

然而東南亞國家希望運用重組東南亞權力政治的新排列，來拯救本身的存在，基本上是無效的。首先，在中蘇勢力夾縫中的印支革命，看來不可能不深刻地了解，東南亞革命運動對它們本身獨立存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五月北越和泰國沒有結果的談判可作例證)。不過，更重要的因素，是目前整個世界形勢，革命力量與帝國主義力量的對比和關係，不但大大有利於革命鬥爭的發展，而且有利於超過中國和蘇聯的權力政治。牠們對帝國主義的妥協，也沒有辦法根本地控制和局限革命鬥爭的發展，也就是說，蘇聯和中國官僚對世界革命所起的制動作用，一般上已不再顯着的效果。

目前的泰國政府，顯然仍然迷信這種「和平共存」的有效性，而且在羣眾運動(特別是五月由柬埔寨事件所發起的三日反美抗議)龐大的壓力下，仍然主動地朝着這個方向努力。

無可疑問，經過五月激烈的反美鬥爭後，羣眾運動一定深刻地感覺到，印支勝利後，革命有利的條件不但表現在羣眾運動的加速發展上，更表現在泰國政府的被動守勢上。事實上，在這個轉折關頭，一方面自七三年十月以來的社會鬥爭，已儲蓄了驚人的動力；另一方面，有利的客觀形勢，又容許了羣眾運動在更高的水平上採取緊迫的攻勢。

事實上，當前的反美鬥爭，便是羣眾運動攻勢的表現。反美鬥爭的意義，對整個東南亞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軍和美軍基地在泰國的消失，意味着大大增加美帝國主義干涉印支革命的困難，意味着馬來西亞革命運動所受威脅程度的減少；在泰國最大的意義便是，在很大程度內削弱了泰國政權的基礎，與在更大的程度內，使泰國軍人獨裁政變的可能前途，都只會是自殺式的嘗試。也就是說，七三年十月革命至今今年五月，

泰國軍人政變的可能已是不可思議了。這些重大的轉變，對泰國革命運動自然會起着加速成熟的決定性作用。

## 革命策畧的問題

以農村爲根據地，進行武裝革命運動的泰國共產黨，事實上是面臨最十分重大的革命策畧問題。

第一問題來自中國的所謂「革命」外交政策。現在中國外交政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本質，已不是像七一年時的特殊地不支持錫蘭「人民解放陣線」，不支持孟加拉的問題，而是一般地不支持東南亞國家中由親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鬥爭的問題，顯然，菲律賓共產黨，馬來西亞共產黨的分裂，便是這個重大問題上衍生出來的實際結果，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泰國共產黨繼續支持中國的路線，就意味着它在爭取上升的革命鬥爭中會遇到的困難。

第二個問題是，在這種條件下，泰共和印支革命，特別是北越和越共，究竟要發生怎樣的關係，究竟要締造甚麼程度上的結合，與及衡量這種結合在中泰共關係的影响。

這兩個問題重要的程度，甚至可以令我們斷言，如果泰共不能採取確定的立場，要作出連貫性，有效的革命策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另一個新的問題是：十月革命以來，最少以活生生的經驗證明了，在落後國家中，城市運動並非沒有可能發展的，而且更進一步，事實證明了，數量上佔少數的無產階級，在曼谷所產生的政治作用和影响，是異常龐大的。

這意味着，爲了適應城鄉革命的配合發展，泰共的「鄉村包圍城市」，農民武裝奪權的基本策畧，顯然不能不重新檢討，重新確定。否則，結果會是城鄉革命的不平衡發展，泰共對城市革命鬥爭的脫節，甚至產生政治上的分化和對立。相反地，對於城市的革命鬥爭而言，怎樣結合農村的革命動力，怎樣結合武裝運動，也是一個新的問題。

基本上，在我們對農民運動發展的程度，武裝運動的過程缺乏更深刻的認識前，要具體指出城鄉革命鬥爭的配合發展，根本是不可能的。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斷言，在目前極端有利泰國迅速進入前革命形勢的關頭，高估和低估城市工人革命，對農民運動和武裝運動，如果不是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的話，也會阻礙了革命運動的可能發展。



只有國際性的抗議運動，才可以拯救西班牙的著名革命者埃娃(Eva Forest)和其他三位同志的生命，免遭西班牙法郎哥政府的謀殺。埃娃、加門迪亞(Garmendia)和另外兩位同志，將於六月廿日面臨死亡的「審訊」。依西班牙法律慣例，辯方律師可以有五日時間，來搜集證據，研究案情，所以，「審訊」大概會在六月廿五日開始。在五月廿八日第四國際統一書記局的緊急呼籲中，催促世界各地的抗議行動，應盡量在廿五日前舉行。

要求釋放埃娃的運動，目前已在世界各地迅速發展，獲得愈來愈多人士和團體的支持。

在法國，五百名女權主義者在「世界報」(Le Monde)一九七四年十月卅一日署名刊登半頁廣告，要求世界各地正義人民支持埃娃及在法郎哥監獄中的女性政治犯。事實上，法國多個團體和超過二百名著名人物，如沙特·西蒙(Simone de Beauvoir)和沙岡(Francoise Sagan)等，一致通過組成國際委員會，來發展這項正

義的運動。

「國際釋放政治犯協會」(Amnesty International)瑞典支部和「國際人權協會」，都表示抗議，要求西班牙政府立刻釋放埃娃同志。

流亡瑞典的秘魯革命者烏戈(Hugo Blanco)也發出呼籲，要求國際人士支持保衛埃娃運動。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運動也獲得相當支持。在巴斯克和西班牙本土，「工人委員會」和「革命共產主義同盟——巴斯克民族自由(VI)」，將組織行動，以示抗議。

我們呼籲各界人士和團體，將支持這項運動，抗議法西高壓的訊息，寄至下列一處：

Librairie des Femmes  
68 rue des Saints-Peres  
75007 Paris, France

或 Swedish Section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Box 79  
S-310 Rannelov  
Sweden

## 法郎哥獨裁政權的末路

在「戰訊」第一期，我們刊登了第四國際西班牙同情組織「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巴斯克民族自由 VI」(ICR/ETA-VI)要求解放政治犯的呼籲。下面我們節譯了該組織一位領導同志在「國際消息通訊」(Inprecor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局機關刊物)第二十六期發表的訪問，讓讀者對西班牙的情勢，工人學生運動，巴斯克獨立運動，有進一步的了解。法郎哥獨裁統治已走到盡頭，已在逐漸瓦解中的結論，並非西班牙革命運動的樂觀估計。國際資產階級利益代言人的「時代周刊」，也在六月九日悲觀地指出：「上任十七個月的卡樂·亞里亞斯·納亞羅總理的政府看來愈來愈沒有辦法解決西班牙日益沉重的問題。例如在北部四個省份，亞里亞斯似不能制止巴斯克「分離主義者」的「恐怖主義」。……西班牙僅存的殖民地，西屬撒哈拉，也給政權帶來愈來愈多的問題……現在西班牙正在計劃放棄整個地區……老問題依然在危害政權：罷工，25%的通貨膨脹，學生騷亂和羅馬教會愈來愈尖刻的批評。」

問：過去幾個月來，(西班牙)羣眾運動有甚麼重要的發展？

答：工人鬥爭的重要事件，便是四、五月間巴薩隆那建築工人的罷工，接着便是巴里亞杜里的建築工人罷工，後者又引爆了在同一城市內 FASA—雷諾汽車廠的罷工。五一勞動節前夕，在格雷納德高·哥多巴却號召總罷工，雖然不很成功，但也組成了重要的示威。在五月七日，馬德里六間最大的五金工廠停工兩小時，參加工人達三萬。馬德里工人並發出警告，云如果他們要求不遂，便要進行總罷工。

在工人運動外最重要的，便是在比爾瓦沙居民反對市政府，要求市長辭職的運動。單就簽名運動，已有卅萬人參加。

在很多城市，教師動員的同時，學生運動也再度高漲。例如在馬德里，一千名教師集會，計劃教師總罷工，來迫使政府重開今年初被政府關閉的巴里亞杜里大學。根據官方統計，自一九七五年一月起，種種動員，運動佔了西班牙所有大學三分之二的上課時間！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馬德里戲院演員的運動，又一次站在鬥爭的前線，與警察已數度衝突。

問：西班牙政府怎樣應付不斷上漲的羣眾鬥爭呢？

答：政府不斷利用「改良」的幌子，希望人們相信形勢已在改善。例如最近政府允許「合法化」罷工，但事實上這是加強和合法化對罷工的鎮壓，因為合法罷工的條件是：一定要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工人秘密投票贊成罷工，罷工十日前要公開宣佈，罷工期間沒有任何補償，甚至失業補償等。

同時，謠傳政府也會很快易手，權力會交到胡安卡樂王子的手中，建立一個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政府云，據說為了緩和局勢，政府也許會釋放政治犯；「自由黨」，「西班牙社會工人黨」的社會民主派，和「基督教社會黨」，都可能合法化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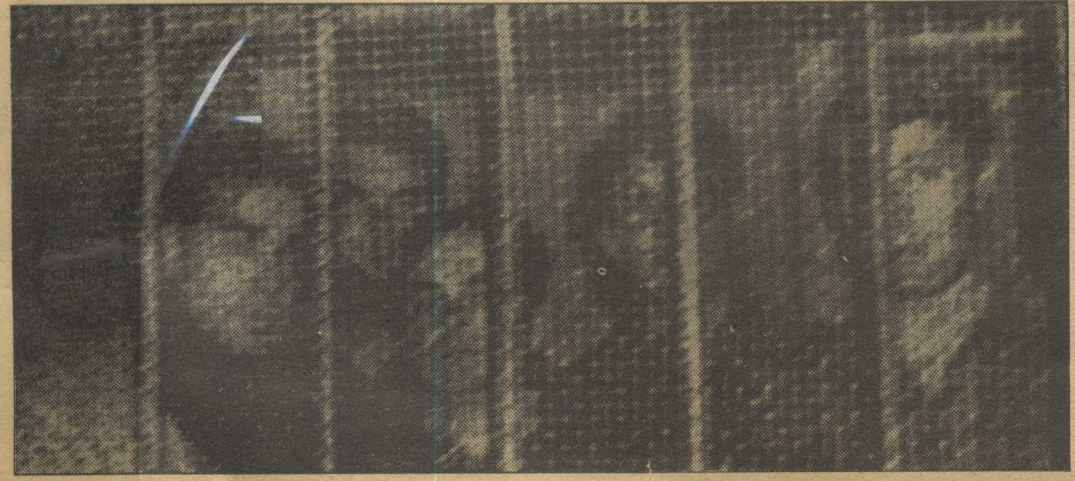
其實就算這些謠言實現了，也不可能防止前革命形勢的出現，相反地，這些「改良」只會起着催發作用。

問：在這種情況下，鎮壓的情形究竟怎樣？

答：鎮壓的是全面，而且比前更烈，比起所謂「改革」，鎮壓是更徹底地實行。

例如在每次罷工中，警察還是向工人開槍(在最近的 FASA—雷諾廠示威中，受傷工人達七十人!)示威者的罰款也十分高，例如在格雷納德，兩名比亞斯絕食抗議失業，被重判罰款五十萬比索(約五千元)！在過去三、四個月來，連串的文化活動，如會議，書展等，都全部禁止，只有在巴薩隆那例外。

反對派的自由派周刊，都屢屢被全數充公，這些刊物都由於採取了反對政府的立場，所以銷路由二萬份增加到二十五萬份！



BURGOS, SPAIN. Six condemned Basques before commutation of death sentence in December 1971.